



紅樓夢第二十六回

繡鴛鴦夢兆絳芸軒 識分定情悟梨香院

話說賈母自王夫人處回來見寶玉一日好一日心中自是歡喜因怕將來賈政又叫他遂命人將賈政的親隨小廝頭兒喚來吩咐他已後倘有會人待客諸樣的事你老爺要叫寶玉你不用上來傳話就回他說我說一則打重了得著寔將養幾個月纔走得二則他的星宿不利祭了星不見外人過了八月纔許出二門那小廝頭兒聽了領命而去賈母又命李嬭嬭襲人等來將此話說與寶玉使他放心那寶玉素日本就懶與士大夫諸男人接談又最厭峩冠禮服賀弔往還等事今日得了這

止知兒女深
情而丈夫事
業一概不講
何以謂之佳
女
何以謂之淑

句話越發得了意不但將親戚朋友一槩杜絕了而且連家庭中晨昏定省一發都隨他的便了日日只在園中遊玩坐臥不
過每日一清早到賈母王夫人處走走就回來了却每日甘心
爲諸丫頭充役竟也得十分消閒日月或如寶釵輩有時見機
勸導反生起氣來只說好好的的一個清淨潔白女子也學的吊
名沽譽入了國賊祿鬼之流這總是前人無故生事立意造言
原爲引導後世的鬚眉濁物不想我生不幸亦且瓊閨綉閣中
亦染此風真真有負天地鍾靈秀之德衆人見他如此瘋顛也
都不向他說正經話了獨有林黛玉自幼不曾勸他去立身揚
名所以深敬黛玉閒言少述如今且說王鳳姐自見金釧兒死

後忽見幾家僕人常來孝敬他些東西又不時的來請安奉承
自己倒生了疑惑不知何意這日又見人來孝敬他東西因晚
間無人時笑問平兒平兒冷笑道奶奶連這個都想不到來了
我猜他們的女兒都必是太太房裡的丫頭如今太太房裡有
四個大的一個月一兩銀子的分例下剩的都是一個月只幾
百錢如今金釧兒死了必定他們要弄這一兩銀子的巧宗兒
呢鳳姐聽了笑道是了是了倒是你提醒了我看來這起人也
太不知足錢也賺够了苦事情又攤不着弄個丫頭搪塞身子
就罷了又要想這個也罷了他們幾家的錢也不能容易花到
我跟前這是他們自尋的送什麼來我就收什麼橫豎我有主

意鳳姐兒安下這個心所以只管耽延着等那些人把東西送足了然後乘空方回王夫人這日午間薛姨媽母女兩個與林黛玉等正在王夫人房裡大家吃西瓜鳳姐兒得便回王夫人道自從玉釧兒的姐姐死了太太跟前少着一個人太太或看准了那個丫頭就吩咐了下月好發放月錢王夫人聽了想了一想道依我說什麼是例必定四個五個的發使就罷了竟可以免了罷鳳姐笑道論理太太說的也是只是原是舊例別人屋裡還有兩個哩太太到不按例了況且省下一兩銀子也有限的王夫人聽了又想了想道也罷這個分例只管關了來不用補人就把這一兩銀子給他妹妹玉釧兒罷他姐姐伏侍了

我一場沒個好結果剩下他妹妹跟着我吃個雙分子也不爲過鳳姐答應着回頭望着玉釧兒笑道大喜大喜玉釧兒過來磕了頭王夫人又問道正要問你如今趙姨娘周姨娘的月例多少鳳姐道那是定例每人二兩趙姨娘有環兄弟的二兩共是四兩另外四串錢王夫人道月月可都按數給他們鳳姐見問得奇忙道怎麼不按數給王夫人道前兒恍惚聽見有人抱怨說短了一串錢是什麼緣故鳳姐忙笑道姨娘們的丫頭月例原是人各一吊錢從舊年他們外頭商議的姨娘們每位丫頭分例減半人各五百錢每位兩個丫頭所以短了一吊錢這也抱怨不着我我到樂得給呢他們外頭又扣着我難道添上

不成這個事我不過是接手兒怎麼來怎麼去由不得我做主我到說了兩三回仍舊添上這兩分的爲是他們說只有這個數叫我難再說了如今我手裡每月連日子都不錯給他們呢先時在外頭關那個月不打饑荒何曾順順留留的得過一遭兒王夫人聽說就停了半晌又問老太太屋裡幾個一兩的鳳姐道八個如今只有七個那一個是襲人王夫人道這就是了你寶兄弟也並沒有一兩的了頭襲人還算老太太房裡的人鳳姐笑道襲人還是老太太的人不過給了寶兄弟使他這一兩銀子還在老太太的了頭分例上領如今說因爲襲人是寶玉的人裁了這一兩銀子斷乎使不得若說再添一個人給老

太太這個還可以裁他的若不裁他的須得環兄弟屋裡也添上一個纔公道均勻了就是晴雯麝月等七個大了頭每月人各月錢一吊佳蕙等八個小了頭們每月人各月錢五百還是老太太的話別人如何惱得氣得呢薛姨媽笑道只聽鳳丫頭的嘴到像倒了核桃車子似的只聽他的賬也清楚理也公道鳳姐笑道姑媽難道我說錯了不成薛姨媽笑道說的何嘗錯只是你慢些說豈不省力鳳姐纔要笑忙又忍住了聽王夫人示下王夫人想了半日向鳳姐道明兒挑一個了頭送去老太太使喚補襲人把襲人的一分裁了把我每月的月例二十兩銀子裡拿出一兩銀子一吊錢來給襲人去已後凡事有趙姨

摹神

厚待襲人

摹神

襲人的好處
又自薛姨口
中寫出

反照後文

傳神

真面目露出
來了

娘周姨媽的也有襲人的只是襲人的這一分都從我的分例上勻出來不必動官中的就是了鳳姐一一的答應了笑推薛姨媽道姑媽聽見了我素日說的話何如今兒果然應了我的話薛姨媽道早就該如此模樣兒自然不用說的他的那一種行事大方說話見人和氣裡頭帶著剛硬要强這個實在難得王夫人含淚說道你們那裡知道襲人那孩子的好處比我的寶玉強十倍呢寶玉果然是有造化的能說得他長長遠遠的伏侍一輩子也就罷了鳳姐道既這麼樣就開了臉明放在屋裡豈不好嗎王夫人道這不好必一則年輕二則老爺也不許三則那寶玉見襲人是他丫頭總有放縱的事倒能聽他的勸如今

做了跟前人那襲人該勸的也不敢十分勸了如今且渾着等再過二三年再說說畢鳳姐見無話便轉身出來剛至廊簷上只見有幾個執事的媳婦子正等他回事呢見他出來都笑道奶奶今兒回什麼事說了這半天可不要熱着鳳姐把袖子挽了幾挽蹠着那角門的門檻子笑道這裡過堂風倒涼快吹一吹再走又告訴衆人道你們說我回了這半日的話太太把二百年的事都想起來問我難道我不說罷又冷笑道我從今以後倒要幹幾件刻薄事了抱怨給太太聽我也不怕糊塗油蒙了心爛了舌頭不得好死的下作東西們別做娘的春夢了明兒一裹腦子扣的日子還有呢如今裁了丫頭的錢就抱怨了

僧們也不想一想自己也配使三個丫頭一面罵一面方走了
自去挑人回賈母話去不在話下却說薛姨媽等這裡吃畢西
瓜又說一回閒話各自方散去寶釵與黛玉等回至園中寶釵
因約黛玉往藕香榭去黛玉因說立刻要洗澡便各自散了寶
釵獨自行來順路進了怡紅院意欲尋寶玉去談講以解午倦
不想一入院中鴉雀無聞一並連兩隻仙鶴在芭蕉下都睡着
了寶釵便順着游廊來至房中只見外間床上橫三豎四都是
丫頭們睡覺轉過十錦榻子來至寶玉的房內寶玉在床上睡
着了襲人坐在身傍手裡做針線傍邊放着一柄白犀麈寶釵
走近前來悄悄的笑道你也過於小心了這個屋裡還有蒼蠅

蚊子還拿蠅刷子趕什麼襲人不防猛抬頭見是寶釵忙放針
線起身悄悄笑道姑娘來了我倒不防唬了一跳姑娘不知道
雖然沒有蒼蠅蚊子誰知有一種小虫子從這紗眼裡鑽進來
人也看不見只睡着了咬一口就像螞蟻叮的寶釵道怨不得
這屋子後頭又近水又都是香花兒這屋子裡頭又香這種虫
子都是花心裡長的聞香就撲說着一面就瞧他手裡的針線
原來是個白綾紅裡的兜肚上面扎着鴛鴦戲蓮的花樣紅蓮
綠葉五色鴛鴦寶釵道噯啲好鮮亮活計這是誰的也值的費
這麼大工夫襲人向床上掀嘴兒寶釵笑道這麼大了還帶這
個襲人笑道他原是不帶所以特特的做的好了叫他看見由

不得不帶如今天熱睡覺都不留神哄他帶上了便是夜裡總
蓋不嚴些兒也就罷了你說這一個就用了工夫還沒看見他
身上帶的那一個呢寶釵笑道也虧你奈煩襲人道今兒做的
工夫大了脖子低的怪酸的又笑道好姑娘你略坐一坐我出
去走走就來說着就走了寶釵只顧看着活計便不留心一蹲
身剛剛的也坐在襲人方纔坐的那個所在因又見那個活計
實在可愛不由的拿起針來就替他作不想林黛玉因遇見史
湘雲約他來與襲人道喜二人來至院中見靜悄悄的湘雲便
轉身先到廂房裡去找襲人林黛玉却來至窗外隔着窻紗往
裡一看只見寶玉穿着銀紅紗衫子隨便睡着在床上寶釵坐

便非正道形
態

在身傍做針線傍邊放着蠅刷子林黛玉見了這個景兒連忙
把身子一藏手握着手不敢笑出來招手兒叫湘雲湘雲一見
他這般光景只當有什麼新聞忙也來一看也要笑時忽然想
起寶釵素日待他厚道便忙掩住口知道黛玉口裡不讓人怕
他取笑便忙拉過他來道走罷我想起襲人來他說午間要到
池子裡去洗衣裳想必去了僭們那裡找他去黛玉心下明白
冷笑了兩聲只得隨他走了這裡寶釵只剛做了兩三個花瓣
忽見寶玉在夢中喊罵說和尚道士的話如何信得什麼是金
玉姻緣我偏說是木石姻緣薛寶釵聽了這話不覺怔了忽見
襲人走進來笑道還沒有醒呢寶釵搖頭襲人又笑道我纔碰

線索
影射後文

含糊得好

仍是含糊絕
妙文情

見林姑娘史大姑娘他們可有進來寶釵道沒見他們進來因
向襲人笑道他們沒告訴你什麼襲人紅了臉笑道總不過是
他們那些頑話有什麼正經說的寶釵笑道今兒他們說的可
不是頑話我正要告訴你呢你又忙忙的出去了。一句話未完
只見鳳姐打發人來叫襲人寶釵笑道就是爲那話了襲人只
得喚起兩個丫頭來一同寶釵出怡紅院自往鳳姐這裡來果
然是告訴他這話又教他與王夫人磕頭且不必去見賈母到
把襲人不好意思的見過王夫人急忙回來寶玉已醒了問起
原故襲人且含糊答應至夜間人靜襲人方告訴了寶玉喜不
自禁又向他笑道我可看你回家去不去了那一回往家裡走

了一輪回來就說你哥哥要贖你又說在這裡沒着落終久等
什麼說那些無情無義的空分話唬我從今以後我可看誰來
敢叫你去襲人聽了便冷笑道你到別這麼說從此以後我是
太太的人了我要走連你也不必告訴只回了太太便走寶玉
笑道便就算我不好你回了太太竟去了教別人聽見說我不
好你去了你也没意思襲人笑道有什麼沒意思難道強盜賊
我也跟着罷再不然還有一個死呢人活一百歲橫豎要死這
一口氣不在聽不見看不見就罷了寶玉聽見這話便忙握他
的嘴說道罷罷罷不用你說這些話了襲人深知寶玉性情古
怪聽見奉承吉利話又厭虛而不實聽了只些盡情實話又生

伏後

悲感便悔自己冒撞了連忙笑着用話截開只揀那寶玉素日喜歡的春風秋月再那談及粉淡脂紅然後談到女兒如何好不覺又談到女兒死襲人忙掩住口寶玉聽至濃快處見他不說了便笑道人誰不死只要死的好那些個鬚眉濁物只知道文死諫武死戰這二死是大丈夫死名死節究竟何如不死的**好**必定有昏君他方諫他只顧他邀名猛拚一死將來置君於何地必定有刀兵他方戰猛拚一死他只顧圖汗馬之名將來棄國於何地所以這皆非正死襲人道忠臣良將皆出於不得已他纔死寶玉道那武將不過仗血氣之勇踈謀少略他自己無能送了性命這難道也是不得已那文官更不比武官下他

念兩句書記在心裡若朝庭少有瑕疵他就胡彈亂諫只顧他邀忠烈之名濁氣一湧即時拚死這難道也是不得已還要知道那朝庭是受命于天他非聖人那天也斷斷不把這萬幾重任與他了可知他那些死的都是沽名並不知大義比如我此時若果有造化該死於時的如今趁你們在我就死了再能發你哭我的眼淚流成大河把我的屍首漂起來送到那鴉雀不到的幽僻之處隨風化了自此再不要托生爲人就是我死的得時了襲人忽見說出這些瘋話來忙說困了不理他那寶玉方合眼睡着次日也就丟開了一日寶玉因各處游的煩膩便想起牡丹亭曲子來自己看了兩遍猶不愜懷因聞得梨香院

的十二個女孩兒中有小旦齡官最是唱的好因着意出角門來找時只見寶官玉官都在院內見寶玉來了都笑讓坐寶玉因問齡官在那裡都告訴他說在他房裡呢寶玉忙至他房內只見齡官獨自倒在枕上見他進來聞風不動寶玉身傍坐下又素昔與別的女孩子頑慣了的只當齡官也同別人一樣因進前來陪笑央他起來唱裊晴絲一套不想齡官見他坐下忙抬身起來躲避正色說道嗓子啞了前兒娘娘傳進我們去我還沒有唱呢寶玉見他坐正了再一細看原來就是那日薔薇花下畫薔字的那一個又見如此景況從來未經過這番被人棄厭自己便訕訕的紅了臉只得出來了寶官等不解何故因

畫薔之故至此方為點出

問其所以寶玉便說了出來寶官便說道只畧等一等薔二爺來了叫他唱是必唱的寶玉聽了心下納悶因問薔哥兒那裏去了寶官道纔出去了。一定就是齡官要什麼他去變弄去了。寶玉聽了以為奇特少站片時果見賈薔從外頭來了手裡提着個雀兒籠子上面扎着小戲臺並一個雀兒興興頭頭往裡來找齡官見了寶玉只得站住寶玉問他是個什麼雀兒會啣旗串戲買薔笑道是個玉頂金頭寶玉道多少錢買的賈薔道一兩八錢銀子一面說一面讓寶玉坐自己往齡官房裡來寶玉此刻把聽曲子的心都沒了且要看看他和齡官是怎麼樣只見賈薔進去笑道你來瞧這個頑意兒齡官起身問是什麼

撒嬌情態
可醜

賈薈道：買了雀兒，你頑，省得天天悶的無個開心的。我先頑個你看。說着，便拿些穀子哄的那個雀兒，果然在那戲臺上亂串。唧鬼臉，旗幟，眾女孩子道：有趣。獨齡官冷笑了兩聲。賭氣仍睡着去了。賈薈還只管陪笑問他好不好。齡官道：你們家把好好的人弄了來，關在這牢坑裡，學這個牢什子，還不笨。你這會子又弄個雀兒來，也偏生幹這個。你分明弄了他來打趣形容我們。還問我好不好。賈薈聽了，不覺忙起來，連忙賭神發誓又道：今兒我那裡的脂油蒙了心，費一二兩銀子買他來，原說解悶，就沒有想到這上頭。罷罷放了生免，你的災病說着，果然將那雀兒放了一頓，把將籠子拆了。齡官還說那雀兒雖不如人，他

也有個老雀兒在窩裡，你拿了他來弄這個勞什子，也忍得。今兒我咳嗽出兩口血來，太太打發人來找你，叫你請大夫來細問問。你且弄這個來取笑兒，偏是我這没人管的，没人理的，又偏病。賈薈聽說，連忙說道：昨兒晚上，我問了大夫，他說不相干，吃兩劑藥，後兒再瞧。誰知今兒又吐了，這會子就請他去。說着，便要請去。齡官又叫站住。這會子大毒日頭地下，你賭氣子去請了來，我也不瞧。賈薈聽如此說，只得又站住。寶玉見了這般景況，不覺痴了。這纔領會過畫薈深意，自己站不住，便抽身走了。賈薈一心都在齡官身上，也不顧送人，倒是別的女孩子送了出來。那寶玉一心裁奪盤筭痴痴的，回至怡紅院中，正值林

黛玉和襲人坐着說話兒呢寶玉一進來就和襲人長嘆說道我昨兒晚上的話竟說錯了怪道老爺說我是官窺蠶測昨夜說你們的眼淚單葬我這就錯了。我竟不能全得了從此後只是各人得各人的眼淚罷了。襲人只道昨夜不過是些頑話已經忘了不想寶玉又提起來便笑道你可真真有些瘋了寶玉默默不對自此深悟人生情緣各有分定只是每每暗傷不知將來葬我洒淚者爲誰且說林黛玉當下見了寶玉如此形像便知是又從那裡着了魔來也不便多問因說道我纔在舅母跟前聽見說明兒是薛姨媽的生日叫我順便來問你出去不

出去你打發人前頭說一聲去寶玉道。上回連大老爺的生日

我也沒去這會子我又去倘或碰見了人呢我一槩都不去這麼怪熱的又穿衣裳我不去姨媽也未必惱襲人忙道這是什麼話他比不得大老爺這裡又住的近又是親戚你不去豈不叫他思量你怕熱只清早起來到那裡磕個頭吃鍾茶再來豈不好看寶玉尚未說話黛玉便先笑道你看着人家趕蚊子的分上也該去走走寶玉不解忙問怎麼趕蚊子襲人便將昨日睡覺無人作伴寶姑娘坐了一坐的話說了出來寶玉聽了忙說不該我怎麼睡着了就褻瀆了他一面又說明日必去正說

醋語可惡

着忽見史湘雲穿得齊齊整整走來辭說家裡打發人來接他寶玉黛玉聽說忙站起來讓坐史湘雲也不坐寶黛兩個只得

送他至前面那史湘雲只得眼淚汪汪的見有他家人在跟前
 又不敢十分委屈少時寶釵趕來愈覺繾綣難捨還是寶釵心
 內明白他家人若回去告訴了他孀娘待他家去又恐怕受氣
 因此倒催他走了眾人送至二門前寶玉還要往外送他倒是
 史湘雲攔住了一時回身又叫寶玉到跟前悄悄的囑咐道便
 是老太太想不起我來你時常提着好等老太太打發人接我
 去寶玉連連答應了眼看着他上車去了大家方纔進來要知
 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寶釵之性僻與黛玉之性
 非相合與不相合也
 寶釵之性與黛玉之性
 非相合與不相合也
 寶釵之性與黛玉之性
 非相合與不相合也

紅樓夢第三十八回終之由

紅樓夢第二十七回

秋爽齋偶結海棠社 蘅蕪院夜擬菊花題

話說史湘雲回家後寶玉等仍不過在園中嬉遊吟咏不題且
 說賈政自元妃歸省之後居官更加勤慎以期仰答皇恩皇上
 見他人品端方風聲清肅雖非科第出身却是書香世代因特
 將他點了學差也無非是選拔真才之意這賈政只得奉了旨
 擇于八月二十日起身是日拜別過宗祠及賈母起身而去寶
 玉等如何送行以及賈政出差外面諸事不及細述略單表寶玉
 自賈政起身之後每日在園中任意縱性遊蕩真把光陰虛度
 歲月空添這日甚覺無聊便往賈母王夫人處來混了一混仍

難得

舊進園來了。剛換了衣服，只見翠墨進來，手裡拿著一副花箋，送與他。寶玉因道：「可是我忘了，要瞧瞧三妹妹去的可好些了。」你偏走來，翠墨道：「姑娘好了，今兒也不吃葯了，不過是涼著一點兒。」寶玉聽說，便展開花箋看時，上面寫道：

妹探謹啟

二兄文几前夕新霽，月色如洗，因惜清景難逢，未忍就卧，漏已三轉，猶徘徊桐檻之下，竟為風露所欺，致獲採薪之患。昨親勞撫，囑已復遣侍兒問切，兼以鮮荔並真卿墨蹟，見賜抑何惠愛之深耶！今因伏几處默，忽思歷來古人處名攻利敵之場，猶置些山滴水之區，遠招近揖，投轄攀轅，

韻人韻事

務結二三同志盤桓其中，或擊詞壇，或開吟社，雖因一時之偶興，每成千古之佳談。妹雖不才，幸叨陪泉石之間，兼慕薛林雅調，風庭月榭，惜未譙及詩人，帘杏溪桃，或可醉飛吟盞。孰謂雄才蓮社，獨許鬚眉，不教雅會東山，讓余脂粉耶！若蒙造雪而來，敢請掃花以俟。謹啟。

寶玉看了，不覺喜的拍手笑道：「倒是三妹妹高雅，我如今就去商議。」一面說，一面就走。翠墨跟在後面，剛到了沁芳亭，只見園中後門上值日的婆子手裏拿著一個字帖兒走來，見了寶玉，便迎上去，口內說道：「芸哥兒請安，在後門等著呢。這是叫我送來的。」寶玉打開看時，寫道：

不肖男芸恭請

父親大人萬福金安男思自蒙

天恩認於膝下日夜思一孝順竟無可孝順之處前因買
辦花草上托大人洪福竟認得許多花兒匠並認得許
多名園前因忽見有白海棠一種不可多得故變盡方法
只弄得兩盆大人若視男是親男一般便留下賞玩因
天氣暑熱恐園中姑娘們不便故不敢面見奉書恭啟並
叩

台安男芸跪書一笑

寶玉看了笑問道獨他來了還有什麼人婆子道還有兩盆花

兒寶玉道你出去說我知道了難爲他想著你便把花兒送到
我屋裡去就是了一面說一面同翠墨往秋爽齋來只見寶釵
黛玉迎春惜春已都在那裡了衆人見他進來都大笑說又來
了一個探春笑道我不算俗偶然起了個念頭寫了幾個帖兒
試一試誰知一招皆到寶玉笑道可惜遲了早該起個社的黛
玉說道此時還不算遲也沒什麼可惜但是你們只管起社可
別算我我是不敢的迎春笑道你不敢誰還敢呢寶玉道這是一
件正經大事大家鼓舞起來不要你謙我讓的各有主意只
管說出來大家評論寶姐姐也出個主意林妹妹也說句話兒
寶釵道你忙什麼人還不全呢一語未了李紈也來了進門笑

參以諛語更
見文情活潑

道雅的狠呀。要起詩社我自舉我掌壇前兒春天我原有這個意思的。我想了一想。我又不曾做詩。瞎鬧些什麼。因而也忘了。就沒有說。既是三妹妹高興。我就帮你作興起來。黛玉道。既然定要起詩社。偕們就是詩翁了。先把這些姐妹叔嫂的字樣改了。纔不俗。李紈道。極是。何不起個別號。彼此稱呼。倒雅。我是定了。稍香老農。再無人占的。探春笑道。我就是秋爽居士。罷寶玉道。居士主人到底不確。又累贅。這裡梧桐芭蕉。儘有或指桐蕉起個倒好。探春笑道。有了。我是喜芭蕉的。就稱蕉下客罷。衆人都道。別緻有趣。黛玉笑道。你們快牽了他去。燉了肉脯子來吃。酒衆人不解。黛玉笑道。莊子云。蕉葉覆鹿。他自稱蕉下客。可不

巧妙之極

是一隻鹿麼。快做了鹿脯來。衆人聽了。都笑起來。探春因笑道。你別忙。使巧話來罵人。我已替你想了個極當的美號了。又向衆人道。當日蛾皇女英。洒淚在竹上成班。故今班竹又名湘妃竹。如今他住的是瀟湘館。他又愛哭。將來他那竹子想來。也是要變成班竹的。以後都叫他做瀟湘妃子就完了。大家聽說。都拍手叫妙。林黛玉低了頭。也不言語。李紈笑道。我替薛大妹妹也早已想了個好的。也只三個字。衆人忙問是什麼。李紈道。我是封他爲蘅蕪君。不知你們以爲如何。探春道。這個封號極好。寶玉道。我呢。你們也替我想一個。寶釵笑道。你的號早有了。無事忙三字。恰當得狠。李紈道。你還是你的舊號。絳洞花主。就是

又夾雜一諛語
趣極

了。寶玉笑道：「小時候幹的營生，還提他做什麼？探春道：「你的號多得很，又起什麼？我們愛叫你什麼？你就答應著就是了。」寶釵道：「還得我送你個號罷，有最俗的一個號，却於你最當天下難得的，是富貴，又難得的是閒散，這兩樣再不能兼有，不想你兼有了，就叫你富貴閒人也罷了。」寶玉笑道：「當不起，當不起，倒是隨你們混叫去罷。」李紈道：「二姑娘、四姑娘起個什麼？迎春道：「我們又不大會詩，白起個號做什麼？探春道：「雖如此，也起個纔是。」寶釵道：「他生的是紫菱洲，就叫他菱洲。」四丫頭在藕香榭就叫他藕榭就完了。」李紈道：「就是這樣好，但序齒我大，你們都要依我的主意，管教說了。」大家合意，我們七個人起社，我和二姑娘

四姑娘都不會做詩，須得讓出我們三個人去。我們三個人各分一件事，探春笑道：「已有了號，還只管這樣稱呼，不如不有了，以後錯了，也要立個罰約纔好。」李紈道：「立定了社，再定罰約，我那裡地方大，竟在我那裡作社，我雖不能做詩，這些詩人竟不厭俗容，我做個東道主人，我自然也清雅起來了。于是推我做社長，我一個社長，自然不彀必要，再請兩位副社長，就請菱洲、藕榭二位學究來，一位出題限韻，一位騰錄監場，亦不可拘定了。我們三個不做，若遇見容易些的題目，韻腳我們也隨便做一首，你們四個却是要限定的。若如此便起，若不依我，我也不敢附驥了。」迎春惜春本性懶於詩詞，又有薛林在前聽了這

話便深合已意二人皆說是極探春等也知此意見他一八悅服也不好強只得依了因笑道這話罷了只是自想好笑好好的我起了個主意反叫你們三個來管起我來了寶玉道既這樣偕們就往稻香村去李紈道都是你忙今日不過商議了等我再請寶釵道也要議定幾日一會纔好探春道若只管會的多又沒趣了一月之中只可兩三次寶釵說道一月只要兩次就穀了擬定日期風雨無阻除這兩日外倘有高興的他情愿加一社的或請到他那裡去或附就了來亦可使得豈不活潑有趣衆人都道這個主意最好探春道這原係我起的意思我須得先做個東道主人方不負我這興李紈道既這樣說明日你

隨便命題隨
便限韻閒雅
的情景令人
生羨

就先開一社如何探春道明日不如今日就是此刻好你就出題菱洲限韻藕榭監場迎春道依我說也不必隨一人出題限韻竟是拈闍公道李紈道方纔我來時看見他們抬進兩盆白海棠來倒是好花你們何不就咏起他來迎春道都還未賞先倒做詩寶釵道不過是白海棠又何必定要見了纔做古人的詩賦也不過都是寄興寓情耳若等見了做如今也沒這些詩了迎春道既如此待我限韻說著走到書架前抽出一本詩來隨手一揭這首詩竟是一首七言律遞與衆人看了都該做七言律迎春掩了詩又向一個小丫頭道你隨口說一個字來那丫頭正倚門立著便說了個門字迎春笑道就是門字韻十三

大得語氣傳
神之筆

聰明人的情
思另為寫出

拳神

元了這頭一個韻定要門字說著又要了韻牌匣子過來抽出十三元一屨又命那小丫頭隨手拿四塊那丫頭便拿了盆魂痕昏四塊來寶玉道這盆門兩個字不大好做呢侍書一樣預備下四分紙筆便都悄然各自思索起來獨黛玉或撫弄梧桐或看秋色或又和了鬢們嘲笑迎春又命丫鬢點了一枝夢甜香原來這夢甜香只有三寸來長有燈草粗細以其易燼故此為限如香燼未成便要受罰一時探春便先有了自己提筆寫出又改抹了一回遞與迎春因問寶釵蘅蕪君你可有了寶釵道有却有了只是不好寶玉背著手在迴廊上踱來踱去因向黛玉說道你聽他們都有了黛玉道你別管我寶玉又見寶

釵已謄寫出來因說道了不得香只剩了一寸了我纔有了四句又向黛玉道香要完了只管蹲在那潮地下做什麼黛玉也不理寶玉道我可顧不得你了好友也寫出來罷說著也走在案前寫了李執道我們要看詩了若看完了還不交卷是必罰的寶玉道稻香老農雖不善作却善看又最公道你就評閱優劣我們都服的眾人都道自然於是先看探春的稿上寫道

咏白海棠

斜陽寒草帶重門
苔翠盈鋪雨後盆
玉是精神難比潔
雪為肌骨易銷魂
芳心一點嬌無力
倩影三更月有痕
莫謂縞仙能羽化
多情伴我咏黃昏

大家看了稱賞一回又看寶釵的道

珍重芳姿晝掩門。自攜手。麝灌苔盆。胭脂洗出秋階影。冰雪招來露砌魂。淡極始知花更艷。愁多焉得玉無痕。欲償白帝宜清潔。不語婷婷日又昏。

李紈笑道到底是蘅蕪君說著又看寶玉的道

秋容淺淡映重門。七節攢成雪滿盆。出浴太真冰作影。捧心西子玉爲魂。曉風不散愁千點。宿雨還添淚一痕。獨倚畫欄如有意。清砧怨笛送黃昏。

大家看了寶玉說探春的好李紈終要推寶釵這詩有身分因又催黛玉黛玉道你們都有了說著提筆一揮而就擲與衆人

李紈等看他寫道

半捲湘簾半掩門。碾冰爲土玉爲盆。

看了這句寶玉先喝起彩來只說從何處想來又看下面道

偷來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縷魂。

衆人看了也都不禁叫好說果然比別人又是一樣心腸又看下面道

月窟仙人縫縞袂。秋閨怨女拭啼痕。嬌羞默默同誰訴。倦倚西風夜已昏。

衆人看了都道是這首爲上李紈道若論風流别致自是這首若論含蓄渾厚終讓蘅蕪稿探春道這評的有理瀟湘妃子當居

系村夢
第二李純道怡紅公子是壓尾你服不服寶玉道我的那首原
不好這評的最公又笑道只是蘅瀟二首還要斟酌李純道原
是依我評論不與你們相干再有多說者必罰寶玉聽說只得
罷了李純道從此後我定于每月初二十六這兩日開社出題
限韻都要依我這其間你們有高興的只管另擇日子補開那
怕一個月每天都開社我也不管只是到了初二二十六這兩日
是必往我那裡去寶玉道到底要起個社名纔是探春道俗了
又不好忒新了刁鑽古怪也不好可巧纔是海棠詩開端就叫
個海棠詩社罷雖然俗些因真有此事也就不碍了說畢大家
又商議了一回畧用些酒果方各自散去也有回家的也有往

賈母王夫人處去的當下無話且說襲人因見寶玉看了字帖
兒便慌慌張張同翠墨去了也不知何事後來又見後門上婆
子送了兩盆海棠花來襲人問那裡來的婆子們便將前番緣
故說了襲人聽說便命他們擺好讓他們在下房裡坐了自己
走到房內稱了六錢銀子封好又拿了三百錢走來都遞與那
兩個婆子道這銀子賞那拾花兒的小子們這錢你們打酒喝
罷那婆子們站起來眉開眼笑千恩萬謝的不肯受見襲人執
意不收方領了襲人又道後門上外頭可有該班的小子們婆
子忙應道天天有四個原預備裡面差使的姑娘有什麼差使
我們吩咐去襲人笑道我有什麼差使今兒寶二爺要打發人

到小侯爺家與史大姑娘送東西去可巧你們來了便出去
叫後門上小子們僱輛車來回來你們就往這裡拿錢不用叫
他們往前頭混碰去婆子答應著去了襲人回至房中拿碟子
盛東西與史湘雲送去却見榻子上碟槽空著因回頭見晴雯
秋紋麝月等都在一處做針黹襲人問道這一個纏絲白瑪瑙
碟子那裡去了衆人見問你看我我看你都想不起來半日晴
雯笑道給三姑娘送荔枝去的還沒送來呢襲人道家常送東
西的傢伙多着巴巴的拿這個去晴雯道我何常不是這樣說這
個碟子配上鮮荔枝纔好看我送去三姑娘也見了也說好看連
碟子放著就沒帶來你再瞧那榻子儘上頭的一對聯珠瓶還

沒收來呢秋紋笑道提起這瓶來我又想起笑話來了我們寶
二爺說聲孝心一動也孝敬到二十分那日見園裡桂花折了
兩枝原是自己要插瓶的忽然想起來說這是自己園裡纔開
新的鮮花兒不敢自己先頑巴巴的把那一對瓶拿下來親自
灌水揀好了叫個人拿著親自送一瓶進老太太又進一瓶與
太太誰知他孝心一動連跟的人都得了福了可巧那日是我
拿去的老太太見了這樣喜的無可不可見人就說到底是寶
玉孝順我連一枝花兒也想的到別人還只抱怨他你們
知道老太太素日不大同我說話有些不入他老人家的眼那
日竟叫人拿幾百錢給我說我可憐見的生的單弱這可是再

想不到的福氣幾百錢是小事難得這個臉面及至到了太太
那裡太太正和二奶奶趙姨奶奶好些人翻箱子找太太當日
年輕的顏色衣裳不知要給那一個一見了連衣裳也不找了
且看花兒又有二奶奶在傍邊湊趣兒誇寶二爺又是怎樣孝
敬又是怎樣知好歹有的沒的說了兩車話當著眾人太太臉
上又增了光堵了眾人的嘴太太越發喜歡了現成的衣裳就
賞了我兩件衣裳也是小事年年橫豎也得却不像這個彩頭
晴雯笑道呸好沒見世面的小蹄子那是把好的給了人挑剩
下的纔給你你還充有臉呢秋紋道憑他給誰剩的到底是太
太的恩典晴雯道要是我我就不要若是給別人剩的給我也

醋語

罷了一樣這屋裡的人難道誰又比誰高貴些把好的給他剩
的纔給我我寧可不要冲撞了太太我也不受這口軟氣秋紋
忙問道給這屋裡誰的我因為前日病了幾天家去了不知是
給誰的好姐姐你告訴我我知道晴雯道我告訴了你難道你這
會退還太太去不成秋紋笑道胡說我自聽了喜歡喜歡那怕
給這屋裡的狗剩下的我只領太太的恩典也不去管別的事
眾人聽了都笑道罵的巧可不是給了那西洋花點子哈巴兒
了襲人笑道你們這起爛了嘴的得了空就拿我取笑打牙兒
一個個不知怎麼死呢秋紋笑道原來姐姐得了我實在不知
道我陪個不是罷襲人笑道少輕狂罷你們誰取了碟子來是

奚落有趣

正經麝月道那瓶也該得空收來了老太太屋裡
屋裡人多手雜別人還可已趙姨奶奶一夥的人
的東西又該使黑心弄壞了纔罷太太也不大管這些不如早
些收來倒是正經晴雯聽說便擲下針黹道這話倒且等我取去秋
紋道還是我取去罷你取你的碟子去晴雯道我偏取一遭兒
去是巧宗兒你們都得了難道不許我得一遭兒麝月笑道統
共秋了頭得了一遭兒衣裳那裡今兒又巧你也遇見找衣裳
不成晴雯冷笑道雖然碰不見衣裳或者太太看見我勤謹
個月也把太太的公費裡分出二兩銀子來給我也定不得說
著又笑道你們別和我粧神弄鬼的什麼事我不知道一面說

一面往外跑了秋紋也同他出來自去探春那裡取了碟子來
襲人打點齊備東西叫過本處的一個老宋媽媽來向他說道
你先好生梳洗了換了出門的衣裳來如今打發你與史大姑
娘送東西去宋嬭嬭道姑娘只管交給我我有話說與我收拾
了就好一順去襲人聽說便端過兩個小撮絲盒子來先揭開
一個裡面裝的是紅菱雞頭兩樣鮮菓又揭那一個是一碟子
桂花糖蒸的新栗粉糕又說道這都是今年偕們這裡園裡新
結的菓子寶二爺送來與姑娘嚐嚐再前日姑娘說這瑪瑙碟
子好姑娘就留下頑罷這絹包兒裡頭是姑娘上日叫我做的
活計姑娘別嫌粗糙將就着用罷替我們請安替二爺問好就

是了宋嬷嬷道寶二爺不知還有什麼說的姑娘再問問去
來別又說忘了襲人因問秋紋方纔可是在三姑娘那裡麼秋
紋道他們都在那裡商議起什麼詩社呢又都做詩想來沒話
你只管去罷宋嬷嬷聽了便拿東西出去穿戴了襲人又囑咐
他你從後門出去有小子和車等著呢宋嬷嬷去了不在話下
一時寶玉回來先忙著看了一回海棠至房內告訴襲人起詩
社的事襲人也把打發宋嬷嬷與史湘雲送東西去的話告訴
了寶玉寶玉聽了拍手道偏忘了他我自覺心裡有件事只是
想不起来虧你提起來正要請他去這詩社裡若少了他還有
個什麼意思襲人勸道什麼要緊不過頑意見他比不得你們

自在家裡又作不得主兒告訴他他要來又由不得他若不來
他又牽腸掛肚的沒的叫他不受用寶玉道不妨事我回老太
太打發人接他去正說著宋嬷嬷已經回來道生受與襲人道
乏又說問二爺做什麼呢我說和姑娘們起什麼詩社做詩呢
史姑娘道他們做詩也不告訴他去急的了不得寶玉聽了轉
身便往賈母處來立逼著叫人接去賈母因說今兒天晚了明
日一早去寶玉只得罷了回來悶悶的次日一早便又往賈母
處來催逼人接去直到午後史湘雲纔來了寶玉方放了心見
面時就把始末原由告訴他又要與他詩看李紈等因說道且
別給他看先說與他韻脚他後來的先罰他和了詩若好便請

入社若不好，還要罰他一個東道。再說湘雲笑道：「你們忘了請我，我還要罰你們呢。」就拿韻來。我雖不能，只得勉強出醜。容我入社掃地焚香，我也情愿。眾人見他這般有趣，越發喜歡。都埋怨昨日怎麼忘了他。遂忙告訴他詩韻。史湘雲一心興頭，等不得推敲刪改，一面只管和人說著話，心內早已和成。即用隨便的紙筆錄出，先笑說道：「我却依韻和了兩首，好歹我都不知不覺，過應命而已。」說著，遞與眾人。眾人道：「我們四首，也算想絕了。再一首也不能了，你倒弄了兩首。那裡有許多話說，必要重了我們的一面說，一面看時，只見那兩首詩寫道：

其一

神仙昨日降都門，種得藍田玉一盆。
自是霜娥偏愛冷，非關倩女欲離魂。
秋陰捧出何方雪，雨漬添來隔宿痕。
却喜詩人吟不倦，豈令寂寞度朝昏。

其二

蘅芷階通蘿薜門，也宜牆角也宜盆。
花因喜潔難尋偶，人為悲秋易斷魂。
玉燭滴乾風裡淚，晶簾隔破月中痕。
幽情欲向嫦娥訴，無奈虛廊月色昏。

眾人看一句驚訝，一句看到了，讚到了，都說這個不枉做了海棠詩。真該要起海棠社了。史湘雲道：「明日先罰我的東道，就讓我先邀一社，可使得？」眾人道：「這更妙了。」因又將昨日的詩與他

好誠篤人語
從真性出來

評論了一回。至晚寶釵將湘雲邀往蘅蕪苑去安歇。湘雲燈下計議如何設東。擬題寶釵聽他說了半日，皆不妥當。因向他說道：「既開社，便要作東。雖然是個頑意兒，也要瞻前顧後。又要自己便宜，又要不得罪了人。然後方大家有趣。你家裡你又做不得主。一個月統共那幾吊錢，你還不彀使。這會子又幹這沒要緊的事。你孀娘聽見了，一發抱怨你了。況且你就都拿出來做這個東，也不彀。難道爲這個家去要不成？還是和這裡要呢？」一席話提醒了湘雲，倒躊躇起來。寶釵道：「這個我已經有個主意。我們當舖裡有一個夥計他家田裡出的好螃蟹，前兒送了幾個來。現在這裡的人從老太太起，連上屋裡的人，有多一半都是愛吃螃蟹的。前日姨娘還說要請老太太在園裡賞桂花吃螃蟹。因爲有事還沒有請你。如今且把詩社別提起，只普統一請等他們散了。偕們有多少詩做不得的。我和我哥哥說要他幾簍極肥極大的螃蟹來，再往舖子裡取上幾罈好酒來，再脩四五棹果碟，豈不又省事又大家熱鬧了？」湘雲聽了，心中自是感服。極讚想的週到。寶釵又笑道：「我是一片真心爲你的話。你千萬別多心想著我小看了你。偕們兩個就白好了。你若不多心，我就好叫他們辦去。湘雲忙笑道：「好姐姐，你這樣說倒多心待我了。我憑他怎麼糊塗，連個好友也不知還成個人哩。我若不把姐姐當親姐姐一樣看待，上回那些家常煩難事也不肯

忠厚人做事

又迴護一番妙

亦是宴情語

盡情告訴你了寶釵聽說便喚一個婆子來出去和大爺說照前日的大螃蟹要幾隻來明日飯後請老太太姨娘賞桂花你說大爺好友別忘了我今兒已請下了人了那婆子出去說明回來無話這裡寶釵又向湘雲道詩題也不要過於新巧了你看古人中那裡有那些刁鑽古怪的題目和那極險的韻若題目過於新巧韻過於險再不得好詩終是小家子氣詩固然怕說熟話然亦不可過於求生只要頭一件主意清新措詞就不俗了究竟這也算不得什麼還是紡績針黹是你我的本等一時閒了倒是于身心有益的書看幾章是正經湘雲只答應著因笑道我如今心裡想著昨日做了海棠詩我如今要做個菊

好見解勝寶
黑多矣

花詩如何寶釵道菊花倒也合景只是前人大多了湘雲道我也是如此想著恐怕落套于俗寶釵想了一想說道有了如今以菊花為賓以人為主竟擬出幾個題目來都要兩個字一個虛字一個實字實字就用菊字虛字便用通用門的如此又是咏菊又是賦事前人也沒狠做也不能落套俗賦景咏物兩關著又新鮮又大方湘雲笑道這却很好只是不知用何等虛字纔好你先想一個我聽聽寶釵想了想笑道菊夢就好湘雲笑道果然好我也有一個菊影可使得麻寶釵道也罷了只是也有人做過若題目多這個也搭的上我又有了了一個湘雲道快說出來寶釵道問菊如何湘雲拍案叫妙因接說道我也有了訪菊如何

寶釵固以德
勝據此看來
亦可愛

寶釵也讚有趣因說道爽性擬出十個來寫上再來說著二人
研墨蘸筆湘雲便寫寶釵便念一時湊了十個湘雲看了一遍
又笑道十個還不成幅爽性湊成十二個便全了也如人家的
字畫冊頁一樣寶釵聽說又想了兩個一共湊成十二個說道
既這樣一發編出他個次序先後來湘雲道如此更妙竟弄成
個菊譜了寶釵道起首是憶菊憶之不得故訪第二是訪菊訪
之既得便種第三是種菊種既盛開故相對而賞第四是對菊
相對而興有餘故折來供瓶爲玩第五是供菊既供而不吟亦
覺菊無彩色第六便是咏菊既入詞章不可以不供筆墨第七
便是畫菊既爲畫菊如是碌碌究竟不知菊有何妙處不禁有

所問第八便是問菊菊如何解語使人狂喜不禁第九是簪菊
如此人事雖盡猶有菊之可咏者菊影菊夢二首續在第十第
十一末卷便以殘菊總收前題之感這便是三秋妙景妙事
都有了湘雲依言將題錄出又看了一回又問該限何韵寶釵
道我平生最不喜限韵分明有好詩何苦爲韵所縛借們別學
那小家派只出題不拘韻原爲大家偶得了好句取樂並不爲
以此難人湘雲道這話狠是這樣大家的詩還進一層但只借
們五個人這十二個題目難道每人作十二首不成寶釵道那
也太難人了將這題目膽好都要七言律詩明日貼在牆上他
們看了誰能那一個就做那一個有力量者十二首都做也可

不能的作一首也可高才捷足者為尊若十二首已全便不許他趕著又做罰他便完了湘雲道這也罷了二人商議妥貼方纔息燈安寢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賈政出差乃書中一大關鍵何也不以此行別園中眾兒女必不能縱情頑戲以暢其歡樂此正與牡丹亭杜寶課農一折同一立意

紅樓夢第三十七回終

紅樓夢第三十八回

林瀟湘魁奪菊花詩 薛蘅蕪諷和螃蟹咏

話說寶釵湘雲計議已定一宿無話湘雲次日便請賈母等賞桂花賈母等都說道倒是有興頭須要擾他這雅興至午果然賈母帶了王夫人鳳姐兼請薛姨媽等進園來賈母因問那一處好王夫人道憑老太太愛在那一處就在那一處鳳姐道藕香榭已經擺下了那山坡下兩顆桂花開的又好河裡水又碧清坐在河當中亭子上豈不廠亮看着水眼也清亮賈母聽了說這話狠是說着引了眾人往藕香榭來原來這藕香榭蓋在池中四面有廳左右有回廊亦是跨水接峰後面又有曲折

好個酒筵的所

橋。眾人上了竹橋。鳳姐忙上來攙着賈母口裡說道。老祖宗只管邁大步走。不相干。這竹子橋規矩是硤咬硤咬的一時進入樹中。只見欄杆外另放着兩張竹案。一個上面設着杯筋酒具。一個上頭設着茶筴茶具。各色盞碟。那邊有兩三個丫頭。煽風爐煮茶。這一邊另外幾個丫頭也煽風爐燙酒呢。賈母忙笑問道。這茶想的是狠好的。且是地方東西都干淨。湘雲笑道。這是寶姐姐幫着我預備的。賈母道。我說這個孩子細緻。凡事想的妥當。一面說。一面又看見柱上掛的黑漆嵌蚌的對子。命湘雲念道。

芙蓉影破歸蘭漿。菱藕香深瀉竹橋。

賈母聽了。又抬頭看匾。因回頭向薛姨媽道。我先小時家裡也

好箇名

偏又有此閒筆以烘托之妙極

有這麼一個亭子。叫做什麼枕霞閣。我那時也只像他姊妹們這麼大年紀。同姊妹們天天頑去。那日誰知我失了腳。掉下去。幾乎沒淹死。好不容易救了上來。到底被那木釘碰破了頭。如今這鬢角上那指頭頂大一塊窩兒。就是那碰破的。眾人都怕經了水。又怕冒了風。都說了不得了。誰知竟好了。鳳姐不等人說。先笑道。那時要活不得。如今這麼大福。可叫誰享呢。可知老祖宗從小兒的福壽就不小。神差鬼使。碰出那個窩兒來。好盛福壽的。壽星老兒頭上原是一個窩兒。因為萬福萬壽盛滿了。所以倒凸高出些來了。未及說完。賈母與眾人都笑軟了。賈母笑道。這猴兒慣的了不得了。只管拿我取笑兒。起來恨的我撕你

鳳姐於賈母前多以趣語討好乖巧的。形景寫來畢肖。

那油嘴鳳姐道回來吃螃蟹恐積了冷在心裡討老祖宗笑一笑開心。一高興多吃兩個就無妨了。賈母笑道明日叫你日夜跟著我。我倒常笑笑覺得開開心不許回家去。王夫人笑道老太太因為喜歡他。纔慣得他這樣。還這樣說他明日越發無理了。賈母笑道我喜歡他這樣。況且他又真不是那不知高低的。孩子家常没人。娘兒們原該這樣。橫豎禮體不錯就罷了。沒的倒叫他們神鬼似的做什麼。說著一齊進入亭子。敲過茶。鳳姐忙著安放盃筯上面一棹。賈母薛姨媽寶釵黛玉寶玉東邊一棹。史湘雲王夫人迎春探春惜春西邊靠門一小棹。李紈和鳳姐虛設坐位。二人皆不敢坐。只在賈母王夫人兩棹上伺候。鳳姐吩咐螃蟹不可多拿來。仍舊放在蒸籠裡。拿十個來吃了。再拿一面又要水洗了手。站在賈母跟前。剝蟹肉。頭次讓薛姨媽。薛姨媽道我自巳拚著吃香甜。不用人讓。鳳姐便奉與賈母。二次的便與寶玉。又說把酒燙得滾熱的拿來。又命小丫頭們去取菊花葉兒。桂花蕊燻的菜豆麵子。預備洗手。史湘雲陪著吃了一個。便下坐來。讓人又出至外頭。命人盛兩盤子與趙姨媽送去。又見鳳姐走來道。你不慣張羅。你吃你的去。我先替你張羅。等散了我再吃。湘雲不肯。又命人在那邊廊上擺了兩席。讓鴛鴦琥珀彩霞彩雲平兒去坐。鴛鴦因向鳳姐笑道。二奶奶在這裡。候伺我可吃去了。鳳姐兒道。你們只管去。都交給我。就是

了說著史湘雲仍入了席鳳姐和李紈也胡亂應個景兒鳳姐仍舊下來張羅一時出至廊上鴛鴦等正吃得高興見他來了鴛鴦等站起來道奶奶又出來做什麼讓我們也受用一會子罷鳳姐笑道鴛鴦丫頭越發壞了我替你當差倒不領情還抱怨我還不快斟一鐘酒來我喝呢鴛鴦笑着忙斟了一杯酒送至鳳姐唇邊鳳姐一挺脖子吃了琥珀彩霞二人也斟上一杯送至鳳姐唇邊那鳳姐也吃了平兒早剔了一壳黃子送來鳳姐道多倒些薑醋一皿也吃了笑道你們坐著吃罷我可去了鴛鴦笑道好沒臉吃我們的東西鳳姐兒笑道你少和我作怪你知道你連二爺愛上了你要和老太太討了你做小老婆呢鴛

挿科打渾直
將眾女兒的
神情寫得活
現紙上真是
寫生妙筆

趣極

鴛紅了臉道啐這也是做奶奶說出來的話我不拿腥手抹你一臉算不得說著趕來就要抹鳳姐兒道好姐姐姐姐饒我這一遭兒罷琥珀笑道鴛丫頭要去了平丫頭還饒他你們看看他沒有吃了兩個螃蟹到喝了一碟子醋呢平兒手裡正剝了個滿黃螃蟹聽如此奚落他便拿著螃蟹照琥珀臉上來抹口內笑罵我把你這嚼舌根的小蹄子琥珀也笑著往傍邊一躲平兒使空了往前一撞正恰恰的抹在鳳姐腮上鳳姐正和鴛鴦嘲笑不防唬了一跳噯啣了一聲眾人掌不住都哈哈的大笑起來鳳姐也禁不住笑罵道死娼婦吃離了眼了混抹你娘的平兒忙趕過來替他擦了親自去端水鴛鴦道阿彌陀佛這纔是

現報呢。賈母那邊聽見一疊連聲問見了什麼了。這樣樂告訴我們也笑笑。鴛鴦等忙高聲笑回道。二奶奶來搶螃蟹吃。平兒惱了。抹了他主子一臉螃蟹黃子。主子奴才打架呢。賈母和王夫人等聽了也笑起來。賈母笑道。你們看他可憐見兒的。那小腿子臍子給他點子吃也完了。鴛鴦等笑著答應了。高聲的說道。這滿桌子的腿子。二奶奶只管吃就是了。鳳姐洗了臉走來。又伏待賈母等吃了一回。黛玉弱不敢多吃。只吃了一點夾子肉就下來了。賈母一時也不吃了。大家方散。都洗了手。也有看花的。也有弄水看魚的。遊玩了一回。王夫人因問賈母說。這裡風大。纔又吃了螃蟹。老太太還是回房去歇歇罷了。若高興明日再來逛逛。賈母聽了笑道。正是呢。我怕你們高興。我走了。又怕掃了你們的興。既這麼說。偕們就都去罷。回頭囑咐湘雲。別讓你寶哥哥林姐姐多吃了。湘雲答應著。又囑咐湘雲。寶釵二人說兩個也別多吃。那東西雖好吃。不是什麼好的。吃多了肚子疼。二人忙應著。送出園外。仍舊回來。命將殘席收拾了。另擺寶玉道。也不用擺偕們。且做詩。把那大團圓桌子放在當中。酒菜都放著。也不必拘定坐位。有愛吃的去吃。大家散坐。豈不便宜。寶釵道。這話極是。湘雲道。雖如此說。還有別人。因又命另擺一桌。揀了熟螃蟹來。請襲人紫鵲司棋侍書入畫鶯兒翠墨等一處共坐。山坡桂樹底下。鋪下兩條花毯。命支應的婆子並小

如畫

描寫衆人的情
景直是一幅雅
集的圖畫

了頭等也都坐了，只管隨意吃喝，等使喚再來。湘雲便取了詩題，用針縮在牆上。衆人看了，都說新奇，只怕做不出來。湘雲又把不限韻的緣故說了一番。寶玉道：「這纔是正理，我也最不喜歡韻。」林黛玉因不大吃酒，又不吃螃蟹，自命人掇了一個綉墩，倚欄坐著，拿著釣杆釣魚。寶釵手裡拿著一枝桂花，玩了一回，俯在窗檻上，拍了桂蕊，擲在水面，引的遊魚浮上來，唼喋。湘雲出一回神，又讓一回襲人等，又招呼山坡下的衆人，只管放量吃。探春和李紈惜春正立在垂柳陰中看鷗鷺迎春，又獨在花陰下，拿著花針兒穿茉莉花。寶玉又看了一回，黛玉釣魚，一回又俯在寶釵傍邊說笑兩句，一回又看襲人等吃螃蟹，自己也

陪他飲兩口酒。襲人又剝一壳肉給他吃。黛玉放下釣杆，走至坐間，拿起那烏銀梅花自斟壺來，揀了一個小小的海棠凍石蕉葉杯，了頭看見知他要飲酒，忙著走上來斟。黛玉道：「你們只管吃去，讓我自己斟纔有趣兒。」說著，便斟了半盞。看時却是黃酒，因說道：「我吃了一點子螃蟹，覺得心口微微的疼，我此刻要的吃口燒酒。」寶玉忙道：「有燒酒。」便命將那合歡花的酒拿了一壺來。黛玉也只吃了一口，便放下了寶釵也走進前，另拿了一隻杯來也飲了一口，放下便蘸筆至牆上，把頭一個問菊，勾了底下又贅一個蘅字。寶玉忙道：「好姐姐，第二個我已有了。」一句：「你讓我做罷。」寶釵笑道：「我好不容易有了一首，你又忙的這

好花名
詩題

樣黛玉也不說話接過筆來把第八個問菊勾了接著把第一
一個菊夢也勾了也贅上了一個瀟字寶玉也拿起筆來將第
二個訪菊也勾了也贅上一個絳字探春起來看着道竟没人
作簪菊讓我作呢又指著寶玉笑道方纔宣過總不許帶出閨閣字
樣來你可要留神說著只見湘雲走來將第四第五對菊供菊
一連兩個都勾了也贅上一個湘字探春道你也該起個號湘
雲笑道我們家裡如今雖有幾處軒館我又不住著借了來也
沒趣寶釵笑道方纔老太太說你們家裡也有一個水亭叫做
枕霞閣難道不是你的如今雖沒了你到底是舊主人衆人都
道有理寶玉不待湘雲動手便代將湘字抹了改了一個霞字

沒有頓飯工夫十二題已全各自馬騰出來都交與春另拿
一張雪浪箋過來一併謄錄出來某人作的底下贅明某人
號李紈等從頭看道

憶菊

蘅蕪君

悵望西風抱悶思
蓼紅葦白斷腸時
空籬舊圃秋
月清霜夢有知
念念心隨歸雁遠
寥寥坐聽晚砧
我爲黃花瘦
慰語重陽會有期

訪菊

怡紅公

閒趁霜晴試一遊
酒盃藥盞莫淹留
霜前月下誰家種
檻外籬邊何處秋
蠟屐遠來情得得
冷吟不盡興悠悠
黃花

若解憐詩客，休負今朝挂杖頭。

種菊

怡紅公子

携鋤秋圃自移來，籬畔庭前處處栽。昨夜不期風雨，今朝猶喜帶霜開。冷吟秋色詩千首，醉酌寒香酒一杯。泉澗泥封勤護惜，好和井迳絕塵埃。

對菊

枕霞舊友

別圃移來貴比金，一叢淺淡一叢深。蕭疎籬畔科頭坐，清冷香中抱膝吟。數去更無君傲世，看來惟有我知音。秋光荏苒休辜負，相對原宜惜寸陰。

供菊

枕霞舊友

彈琴酌酒喜堪儔，几案婷婷點綴幽。隔坐香分三迳露，拋書人對一枝秋。霜清紙帳來新夢，圃冷斜陽憶舊遊。傲世也因同氣味，春風桃李未淹留。

咏菊

瀟湘妃子

無賴詩魔昏曉侵，遶籬敲石自沉音。毫端蘊秀臨霜寫，口角噙香對月吟。滿紙自憐題素怨，片言誰解訴秋心。一從陶令評章後，千古高風說到今。

畫菊

蘅蕪君

詩餘戲筆不知狂，豈是丹青費較量。聚葉潑成千點墨，攢花染出幾痕霜。淡濃神會風前影，跳脫秋生腕底香。莫認

東籬閒採掇。粘屏聊以慰重陽。

問菊

瀟湘妃子

欲訊秋情。象莫知。喃喃負手扣東籬。孤標傲世。偕誰隱。一樣花開。爲底遲。圃露庭霜。何寂寞。鴈歸蛩病。可相思。莫言舉世無談者。解語何妨話片時。

簪菊

蕉下客

瓶供籬栽。日日忙。折來休認鏡中粧。長安公子。因花癖。彭澤先生。是酒狂。短鬢冷沾。三徑露。葛巾香。染九秋霜。高情不入時人眼。拍手憑他笑路傍。

菊影

枕霞舊友

秋光疊疊復重重。潛度偷移三徑中。牕隔疎燈。描遠近。籬篩破月。鎖玲瓏。寒芳留照。魂應駐。霜印傳神。夢也空。珍重暗香踏碎處。憑誰醉眼認朦朧。

菊夢

瀟湘妃子

籬畔秋酣。一覺清和。雲伴月。不分明。登仙非慕。莊生蝶。憶舊還尋。陶令盟。睡去依依。隨雁斷。驚迴故故。怕蛩鳴。醒時幽怨。同誰訴。衰草寒烟。無限情。

殘菊

蕉下客

露凝霜重。漸傾欹。宴賞纔過小雪時。蒂有餘香。金淡泊。枝無全葉。翠離披。半床落月。蛩聲切。萬里寒雲。雁陣遲。明歲

秋分知再會暫時分手莫相思

衆人看一首讚一首彼此稱揚不絕李純笑道等我從公評來通篇看來各人有各人的警句今日公評咏菊第一問菊第二菊夢第三題目新詩也新立意更新了只得要推瀟湘妃子爲魁了然後簪菊對菊供菊畫菊憶菊次之寶玉聽說喜的拍手叫道極是極公黛玉道我那箇也不好到底傷於纖巧些李純道巧的却好不露堆砌生硬黛玉道據我看來頭一句好的是圃冷斜陽憶舊遊這句背面傳粉拋書人對一枝秋已經妙絕將供菊說完沒處再說故翻回來想到未折未供之先意思深遠李純笑道固如此說你的口角噙香一句也敵得過了探春

又道到底要算蘅蕪君沉著秋無跡夢有知把個憶字竟烘染出來了寶釵笑道你的短髮冷沾葛巾香染也就把簪菊形容得一個縫兒也沒了湘雲笑道借誰隱爲底遲直直把個菊花問得無言可對李純笑道你那科頭坐抱膝吟竟一時也捨不得別開菊花有知也必膩煩了說的大家都笑了寶玉笑道我又落第難道誰家種何處秋蠟屐遠來冷吟不盡都不是訪不成昨夜雨今朝霜都不是種不成但恨敵不上口角噙香對月吟清冷香中抱膝吟短髮葛巾金淡泊翠離披秋無迹夢有知這幾句罷了又道明日閑了我一個人做出十二首來李純道你的也好只是不及這幾句新巧就是了大家又評了一回復

又要了熱螃蟹來就在大圓棹上吃了一回寶玉笑道今日持
螯賞桂亦不可無詩我已吟成誰還敢做說著便忙洗了手提
筆寫出衆人看道

持螯更喜桂陰涼潑醋搗薑興欲狂饕餮王孫應有酒橫
行公子竟無腸臍間積冷饒忘忌指上沾腥洗向香原爲
世人美口腹坡仙曾笑一生忙

黛玉笑道這樣的詩一時要一百首也有寶玉笑道你這會字
才力已盡不說不能做了還貶人家黛玉聽了並不答言略一
仰首微吟提起筆來一揮已有了一首衆人看道

鐵甲長戈死未忘堆盤色相喜先嚐螯封嫩玉雙雙滿壳

凸紅臍塊塊香多肉更憐卿八足助情誰勸我千觴對斯
佳品酬佳節桂拂清香菊帶霜

寶玉看了正喝彩黛玉便一把撕了命人燒去因笑道我做的
不及你的我燒了他你那個狠好比方纔的菊花詩還好你留
著他給人看寶釵笑道我也勉強了一首未必好寫出取笑兒
罷說著也寫了出來大家看時寫道

桂靄桐陰坐舉觴長安灑口盼重陽眼前道路無經緯皮
裡春秋空黑黃

看到這裡衆人不禁叫絕寶玉道罵得痛快我的詩也該燒了
看底下道

酒未滌腥還用菊。性防積冷定須薑。於今落釜成何益。月浦空餘禾黍香。

衆人看畢都說這是食蟥絕唱這些小題目原要寓大意思纔算是大才只是諷刺世人太毒了些說著只見平兒復進園來不知做些什麼且聽下回分解

前回賈政出差。此回復緊接園中雅集之盛。可知前評之不謬矣。至只描寫情景。處處不一之法。畫出柔步。引人入勝。

紅樓夢第三十八回

紅樓夢第三十九回

村老是信口開河 情哥哥偏尋根究底

話說衆人見平兒來了都說你們奶奶做什麼呢怎麼不來了平兒笑道他那裡得空兒來呢因為說沒有那些好生吃得他又不得來所以叫我來問還有沒有叫我要幾個拿了家去吃罷湘雲道有多着呢忙命人拿盒子裝了十個極大的平兒道多拿幾個團臍的衆人又拉平兒坐平兒不肯李紈拉着他笑道偏要你坐拉着他身傍坐下端了一杯酒送到他嘴邊平兒忙喝了一口就要走李紈道偏不許你去顯見得你只有鳳丫頭就不聽我的話了說着文命嫵嫵們先送了盒子去就說我留下平兒

伏後

摹神

又暗為鳳積

兩個引証恰是婦女的語氣

如此看待所以有殉葬一事伏筆甚妙

鴛鴦好處

人自李紈口

了那婆子一時拿了盒子回來說二奶奶說叫奶奶和姑娘們別笑話要嘴吃這個盒子裡方纔舅太太那裡送來的菱粉糕和鷄油捲兒給奶奶姑娘們吃的又向平兒道說使喚你來你就貪住頭不去了勸你少喝一鍾兒罷平兒笑道多喝了又把

我怎麼樣一面說一面只管喝又吃螃蟹李紈攬著他笑道可惜這麼個好体面模樣兒命却平常只落得屋裡使喚不知道的人誰不拿你當做奶奶太太看平兒一面和寶釵湘雲等吃

喝著一面回頭笑道奶奶別這樣摸的我怪癢癢的李氏道噯啣這硬的是什麼平兒道是鑰匙李氏道有什麼要緊的東西怕人偷了去却帶在身上我成日家和人說笑有個唐僧取經

就有個白馬來馱著他劉智遠打天下就有個瓜精來送盔甲有個鳳丫頭就有個你你就是你奶奶的一把總鑰匙還要這鑰匙做什麼平兒笑道奶奶吃了酒又拿我來打趣著取笑兒了寶釵笑道這倒是真話我們沒事評論起來你們這幾個都是百個裡頭挑不出一個來的妙在各人有各人的好處李紈道大小都有個天理比如老太太屋裡要沒那個鴛鴦如何使得從太太起那一個敢駁老太太的因他現敢駁因偏老太太只聽他一個人的話老太太的那些穿帶的別人不記得他

記得要不是他經營着不知叫誰騙了多少去呢那孩子心也公道雖然這樣倒常替人上好話兒還倒不倚勢欺人的惜

春笑道：「老太太昨日還說呢，他比我們還強呢。」平兒道：「那原是個好的，我們那裡比得上他。」寶玉道：「太太屋裡的綵霞是個老實人，探春道：『可不是外頭老實，心裡有數兒。』太太是那麼佛爺似的事情，上不留心，他都知道。凡一應事，却是他提著。太太行連老爺在家出外去的一應大小事，他都知道。太太忘了他，背後告訴太太，李紈道：『那也罷了，指着寶玉道：』這一個小爺屋裡，要不是襲人，你們度量到個什麼田地。鳳丫頭就是個楚霸王，也得兩隻膀子好舉千斤鼎，他不是這了頭，他就得這麼週到了。平兒道：『先時賠了四個丫頭來，死的死，去的去，只剩下我一個孤鬼兒了。』李紈道：『你倒是有造化的鳳丫頭，也是有造化的。』」

又帶寫襲人
一筆

想當初珠大爺在日，何曾也沒兩個人，你們看我還是那容不下人的。天天只見他兩個不自在，所以你珠大爺一沒了，越年輕，我都打發了。若有一個好的守得住，我到底有個膀臂了。說著，不覺眼圈兒紅了。眾人都道：『這又何必傷心，不如散了倒好。』說著，便都洗了手。大家約著往賈母王夫人處問安。眾婆子丫頭打掃亭子，收洗盃盤。襲人便和平兒一同往前去。襲人因讓平兒到房裡坐坐，再吃一鐘茶。平兒回說：『不吃茶了，再來罷。』一面說，一面便要出去。襲人又叫住，問道：『這個月的月錢，連老太太太太還沒放呢，是爲什麼？』平兒見問，忙轉身至襲人跟前，又見方近無人，悄悄說道：『你快別問。橫豎再遲兩天就放了。』襲人

摹神

一派利心却自
平兒口中說出
便仗後抄沒
事

二人氣味相投
處寫得何等
親密

笑道這是爲什麼唬的你這個樣兒平兒悄聲告訴他道這個月的月錢我們奶奶早已支了放給人使呢等別處利錢收了來湊齊了纔放呢因爲是你我纔告訴你可不許告訴一個人去襲人笑道他難道還短錢使還沒個足厭何苦還操這心平兒笑道何曾不是呢他這幾年只拿著這一項銀子翻出有幾百來了他的公費月例又使不着十兩八兩零碎攢了又放出去只他這躰已利錢一年不到上千的銀子呢襲人笑道拿着我們的錢你們主子奴才賺利錢哄的我們的歡等平兒道你又說沒良心的話你難道還少錢使襲人道我雖不少只是我也沒地方使去就只預備我們那一個平兒道你倘若有要緊事

用銀錢使時我那裡還有幾兩銀子你先拿來使明日我扣下你的就是了襲人道此時也用不着怕一時要用起來不設了我打發人去取就是了平兒答應着逕出了園門只見鳳姐那邊打發人來找平兒說奶奶有事等你平兒道有什麼事這麼要緊我爲大奶奶拉扯住說話兒我又不逃了這麼連三接四的叫人來我那了頭說道你去不去由你犯不上惱我你自己敢與奶奶說去平兒啐了一口急忙走來只見鳳姐兒不在房裡忽見上面來打抽豐的那劉老老和板兒又來了坐在那邊屋裡還有張材家的周瑞家的陪着又有兩三個丫頭在地

下倒口袋裡的棗子倭瓜並些野菜家人見他進來都忙站起

結構自如

來了劉老老因上次來過知道平兒的身分忙跳下地來問姑
娘好又說家裡都問好早要來請姑奶奶的安看姑娘來的因
爲庄家忙好容易今年多打了兩石糧食瓜果菜蔬也豐盛這
是頭一起摘下來的並沒敢賣呢留的尖兒孝敬姑奶奶姑娘
們嚐嚐姑娘們天天山珍海味的也吃膩了吃個野菜兒也算
我們的窮心平兒忙道多謝費心又讓坐自己坐了又張讓嬸
子周大娘坐又命小丫頭子倒茶去周瑞張材兩家的因笑道
姑娘今日臉上有些春色眼睛圈兒都紅了平兒笑道可不是
我原是不吃的酒因大奶奶和姑娘們只是拉著死灌不得已喝了
兩鐘臉就紅了張材家的笑道我倒想著要吃呢又没人讓我

明日再有人請姑娘可帶了我去罷說著大家都笑了周瑞家
的道早起我就看見那螃蟹了一觔只好秤兩個三個這麼兩
三大隻想是有七八十觔呢周瑞家的道若是上上下下都吃只怕
還不穀平兒道那裡都吃不過都是有名兒的吃兩個子那些
散衆也有摸得着也有摸不着的劉老老道這樣螃蟹今年就
值五分一觔十觔五錢五五二兩五三五一十五再搭上酒菜
一共到有二十多兩銀子阿彌陀佛這一頓的錢勾我們庄家
人過一年的了平兒因問想是見過奶奶了劉老老道見過了
叫我們等着呢說着又往窗外看天氣說道天好早晚了我們
也去罷別出不去城纔是飢荒呢周瑞家的道這話倒是我替

你瞧瞧去說着。一逕去了半日方來。笑道：「可是你老的福來了。竟投了這兩個人的緣了。」平兒等問怎麼樣。周瑞家的笑道：「二奶奶在老太太跟前呢。我原是悄悄的告訴二奶奶。劉老老要家去呢。怕晚了。趕不出城去。」二奶奶說：「大遠的難為他扛了些東西來。晚了。就住一夜。明日再去。」這可不是投上二奶奶的緣了。這也罷了。偏生老太太又聽見了。問劉老老是誰。二奶奶便回明白了。老太太又說：「我正想個積古的老人家說話兒。請了來。我見一見。這可不是想不到的。」投上緣了。說著。催劉老老下來。前去。劉老老道：「我這生像兒。怎好見的好嫂子。你就說我去罷。」平兒忙道：「你快去罷。不相干的。我們老太太最是惜老憐貧的。比不得那個狂三詐四的那些人。想是你怯上。我和周大娘送你去。說著。同周瑞家的。引了劉老老往賈母這邊來。二門口。該班小廝們見了平兒出來。都站了起來。有兩個又跑上來。趕著平兒叫姑娘。平兒問道：「又說什麼。那小廝笑道：「這會子也好早晚了。我媽病著。等我去請大夫。好姑娘。我討半日假。可使得平兒道：「你們倒好。都商議定了一天一個告假。又不回奶奶。只和我胡纏。前日住兒去了。二爺偏生叫他叫不著。我應起來了。還說我做了情。你今日又來了。」周瑞家的道：「當真的他媽病了。姑娘也替他應著。放了他罷。」平兒道：「明日一早來聽著。我還要使你呢。再睡的日頭晒著。屁股再來。你這一去帶個信兒給

傳神

平兒的叔勢亦為寫出

不知如何使法

賈母尊榮
的形景又自
劉老眼中
看出

老人與老人
的話頭描寫
活現

旺兒就說奶奶的話問着他那剩的利錢明日若不交來奶奶不要了。爽性送他使罷。那小廝歡天喜地答應去了。平兒等來至賈母房中。彼時大觀園中姊妹們都在賈母前承奉。劉老老進去只見滿屋裡珠圍翠繞花枝招展的。並不知都係何人。只見一張榻上獨歪著一位老婆婆。身後坐著一個紗羅裏的美人一般的個了鬟。在那裡搥腿。鳳姐兒站著正說笑。劉老老便知是賈母了。忙上來陪著笑。福了幾福。口裡說請老壽星安。賈母亦忙欠身問好。又命周瑞家的端過椅子來坐著。那板兒仍是怯人。不知問候。賈母道老親家你今年多大年紀了。劉老老忙起身答道我今年七十五了。賈母向衆人道這麼大年紀了

還這麼硬朗。比我大好幾歲呢。我要到這麼年紀還不知怎麼動不得呢。劉老老笑道我們生來是受苦的人。老太太生來是享福的。若我們也這樣。那些庄家活也沒人做了。賈母道眼睛牙齒都還好。劉老老道都還好。就是今年左邊的槽牙活動了。賈母道我老了。都不中用了。眼也花。耳也聾。記性也沒了。你們這些老親戚我都記不得了。親戚們來了。我怕人笑我。我都不會。不過嚼得動的吃兩口。睡一覺。悶了時和這些孫子。女兒頑笑一回就完了。劉老老笑道這正是老太太的福了。我們想這麼著不能。賈母道什麼福。不過是老廢物罷了。說的大家都笑了。賈母又笑道我纔聽見鳳哥兒說你帶好些瓜菜來。我叫

他快收拾去了我正想個地裡現結的瓜兒菜兒吃外頭買的不像你們田地裡的好吃劉老老笑道這是野意見不過吃個新鮮依我們倒想魚肉吃只是吃不起賈母又道今日既認著了親別空空的就去不嫌我這裡就住一兩天再去我們也有個園子園子裡頭也有果子你明日也嚐嚐帶些家去也算是看親戚一輛鳳姐兒見賈母喜歡也忙留道我們這裡雖不比你們的場院大空屋子還有兩間你住兩天把你們那裡的新聞故事兒說些與我們老太太聽賈母笑道鳳丫頭別拿他取笑兒他是屯裡人老實那裡攔得住你打趣說著又命人去先抓果子與板兒吃板兒見人多了又不敢吃賈母又命拿些

錢給他叫小么兒們帶他外頭頑去劉老老吃了茶便把些鄉村中所見所聞的事情說與賈母聽賈母越發得了趣味正說著鳳姐兒便命人請劉老老吃晚飯賈母又將自己的菜揀了幾樣命人送過去與劉老老吃鳳姐知道合了賈母的心吃了飯便又打發過來鴛鴦忙命老婆子帶了劉老老去洗了澡自己去挑了兩件隨常的衣服命給劉老老換上那劉老老那裡見過這般行事忙換了衣裳出來坐在賈母榻前又搜尋些話出來說彼時寶玉姊妹們也都在這裡坐著他們何曾聽見過這些話自覺比那些瞽目先生說的書還好聽那劉老老雖是個村野人却生來的有些見識況且年紀老了世情上經歷過

伏暗為後文一

的見頭一個賈母高興第二件這些哥兒姐兒們都愛聽便沒話也編出些話來講因說道我們村庄上種地種菜每年每日春夏秋冬風裡雨裡那裡有個坐著的空兒天天都是在那地頭上做歌馬涼亭什麼奇奇怪怪的事不見呢就像去年冬天接連下了幾天雪地下壓了三四尺深我那日起得早還沒出房門只聽外頭柴草响我想著必定有人偷柴草來了我爬著牕眼兒一瞧却不是我們村庄上的人賈母道必定是過路的客人們冷了見現成的柴抽些烤火去也是有的劉老老笑道也並不是客人所以說來奇怪老壽星當個什麼人原來是一個十七八歲極標緻的一個小姑娘梳著溜油光的頭穿著大

頓挫

紅襖兒白綾裙兒剛說到這裡忽聽外面人吵嚷起來又說不相干的別唬著老太太賈母等聽了忙問怎麼了丫嬛回說南院馬棚子裡走了水了不相干已經救下去了賈母最胆小的聽了這話忙起身扶了人出至廊上來瞧只見東南上火光猶亮賈母唬得口內念佛又忙命人去火神跟前燒香王夫人等也忙都過來請安又回說已經救下去了老太太請進房去罷賈母足足的看火光熄了方領眾人進來寶玉且忙問劉老老那女孩兒大雪地裡做什麼抽柴草倘或凍出病來呢賈母道都是纔說抽柴草惹出火來了你還問呢別說這個了再說別的罷寶玉聽說心內雖不樂也只得罷了劉老老便又想了一

遍話說道我們庄子東邊庄上有個老奶奶子今年九十多歲了。他天天吃齋念佛。誰知就感動了觀音菩薩。夜裡來托夢說：你這樣虔心。原本你該絕後的。如今奏了玉皇。給你個孫子。原來這老奶奶子只有一個兒子。這兒子也只一個兒子。好容易養到十七八歲上。死了。哭得什麼似的。落後果然又養了一個。今年纔十三四歲。生得粉團兒一般。聰明伶俐。非常可見。這些神佛是有的。這一夕話暗合了賈母王夫人的心事。連王夫人也都聽住了。寶玉心中只記掛著抽柴的故事。因悶得心中籌畫。探春因問他昨日擾了史大妹妹。偕們回去商議著。邀一社。又還了席。也請老太太賞菊花。何如。寶玉笑道：老太太說了還要

擺酒。還史妹妹的席。叫偕們做陪呢。等吃了老太太的偕們。再請不遲。探春道：越往前去。越冷了。老太太未必高興。寶玉道：老太太又喜歡下雨下雪的。不如偕們等下頭場雪。請老太太賞雪。豈不好。偕們雪下吟詩也更有趣了。林黛玉忙笑道：偕們雪下吟詩。依我說。還不如弄一網柴火。雪下抽柴。還更有趣兒呢。說著寶釵等都笑了。寶玉瞅了他一眼。也不答話。一時散了。背地裡寶玉到底拉了劉老老。細問那女孩兒是誰。劉老老只得編了告訴他道：那原是我們庄北沿地埂子上。有一個小祠堂。裡供的不是神佛。當先有個什麼老爺。說著又想名姓。寶玉道：不拘什麼名姓。你不必想了。只說原故就是了。劉老老道：這老

爺沒有兒子，只有一位小姐，名叫若玉。小姐知書識字，老爺太太愛如珍寶，可惜這若玉小姐生到十七歲一病死了。寶玉聽了，跌足歎惜，又問後來怎麼樣。劉老道因為老爺太太思念不盡，便蓋了這祠堂，塑了這若玉小姐的像，派了人燒香撥火。如今日久年深，人也没了，廟也爛了，那像也就成了精。寶玉忙道：「不是成精，規矩這樣人是雖死不死的。」劉老道阿彌陀佛，原來如此，不是哥兒說，我們都當他成精，他時常變了人出來，各村庄店道上閑逛。我纔說抽柴火的，就是他。我們村庄上的人還商議著要打了這塑像，平了廟呢。寶玉忙道：「快別如此。若平了廟，罪過不小。」劉老道幸虧哥兒告訴我，我明日回去攔住他們就是了。寶玉道：「我們老太太都是善人，就是合家大小也都好善喜捨，最愛修廟塑神的。我明日做一個疏頭，替你化些佈施，你就做香頭，攢了錢把這廟修蓋再裝塑了泥像，每月給你香火錢燒香，豈不好？」劉老道若這樣時，我托那小姐的福，也有幾個錢使了。寶玉又問他地名庄名來往遠近，坐落何方。劉老道便順口謔了出來。寶玉信以為真，回至房中盤算了一夜。次日一早便出來，給了焙茗幾百錢，按著劉老道說的方向地名，著焙茗去先踏看明白，回來再作主意。那焙茗去後，寶玉左等也不來，右等也不來，急得熱鍋上的螞蟻一般，好容易等到日落，方見焙茗興興頭頭的回來了。寶玉忙問

即間冷處亦
用如許頓宕
之筆

可找着了。焙茗笑道：爺聽得不明白，叫我好找。那地名坐落不似爺說的一樣，所以我找了一日，找到東北上田埂子上，纔有一個破廟。寶玉聽說，喜得眉開眼笑，忙說道：劉老老有年紀的人，一時錯記了，也是有的。你且說你見的。焙茗道：那廟門却倒也是朝南開的。我找的正沒好氣，一見這個，我說可好了。連忙進去，一看泥胎，唬的我又跑出來了。活似真的一般。寶玉喜的笑道：他能變化人了。自然有些生氣。焙茗拍手道：那裡是什麼女孩兒，竟是一位青臉紅髮的瘟神爺。寶玉聽了，啐了一口，罵道：真是一個無用的殺材。這點子事也幹不來。焙茗道：爺又不知看了什麼書，或者聽了誰的混話，信真了。把這件沒頭

腦的事，派我去碰頭，怎麼說我沒用呢？寶玉見他急了，忙撫慰他道：你別急，改日閑了，你再我去。若是他哄我們呢，自然沒了。若竟是有，你豈不也積了陰騭，我必重重的賞你呢。說著，只見二門上的小廝來說：老太太房裡的姑娘們，站在二門口，我二爺呢，不知找他有何言語，下回分解。

此回是借劉老老以寫寶玉之痴，是目之信口
開河，是即起筆收結之妙。借假語村言也。尋根
究底，是即是以假為真也。以假為真，則復迷而不
悟矣。讀者在不可不字字看過。

紅樓夢第三十九回終

紅樓夢第四十回

史太君兩宴大觀園

金鴛鴦三宣牙牌令

話說寶玉聽了忙進來看時只見琥珀站在屏風跟前說快去罷立等你說話呢寶玉來至上房只見賈母正和王夫人衆姊妹商議給史湘雲還席寶玉因說我有個主意既沒有外客吃的東西也別定了樣數誰素日愛吃的揀樣兒做幾樣也不要按桌席每人跟前擺一張高几各人愛吃的東西一兩樣再加一個十錦攢心盒子放把自斟壺豈不別緻賈母聽了說狠是即命人傳與廚房明日就揀我們愛吃的東西做了按著人數再裝了盒子來早飯也擺在園裡吃商議之間早又掌燈一夕無話次

日清早起來可喜這日天氣清明李純清便晨起來看著老婆子
了頭們掃那些落葉並擦抹棹椅預備茶酒器皿只見豐兒帶
了劉老老板兒進來說大奶奶倒忙的緊李純笑道我說你昨
兒去不成只忙著要去劉老老笑道老太太留下我叫我也熟
鬧一天去豐兒拿了幾把大小鑰匙說道我們奶奶說了外頭
的高几恐不彀使不如開了樓把那收的拿下來使一天罷奶
奶原該親自來的因和太太說話呢請大奶奶開了帶著人搬
罷李氏便命素雲接了鑰匙又命婆子出去把二門上小厮叫
幾個來李氏站在大觀楼下往上看著命人上去開了綴錦閣
一張一張的往下抬小厮老婆子了頭一齊動手抬了二十多

張下來李純道好生著別慌慌張張鬼趕着似的仔細碰了牙
子又回頭向劉老老笑道老老也上去瞧瞧劉老老聽說巴不
得一聲兒拉了板兒登梯上去進裡面只見烏壓壓的堆著些
圍屏棹椅大小花燈之類雖不大認得只見五彩炫耀各有奇
妙念了幾聲佛便下來了然後鎖上門一齊纔下來李純道恐
怕老太太高興越發把船上划子篙槳遮陽幔子都搬了下來
預備著眾人答應又復開了門色色的搬了下來命小厮傳駕
娘們到船塢裡撐出兩隻船來正亂著只見賈母已帶了一羣
人進來了李純忙迎上去笑道老太太高興這早晚就倒進來了我只當
還沒梳頭呢纔掐了菊花要送去一面說一面碧月早已捧過

一個大荷葉式的翡翠盤子來。裡面養著各色折枝菊花。賈母便揀了一朶大紅的簪了鬢上。因回頭看見了劉老老，忙笑道：「過來帶花兒。」一語未完，鳳姐兒便拉過劉老老來，笑道：「讓我打扮你。」說着，把一盤子花，橫三豎四的，插了一頭。賈母和衆人笑的不住。劉老老笑道：「我這頭也不知修了什麼福。今兒這樣體面起來。」衆人笑道：「你還不拔下來，摔到他臉上呢。」把你打扮的成了老妖精了。劉老老笑道：「我雖老了，年輕時也風流愛個花粉兒的。今兒老風流纔好。」說話間，已來至沁芳亭子上了。丫環們抱了一個大錦褥子來，鋪在欄杆榻板上。賈母倚欄坐下，命劉老老也坐在旁邊。因問他：「這園子好不好？」劉老老念佛說道：「我

們鄉下人到了年下，都上城來買畫兒。貼時常開了，大家都說怎麼得也到畫兒上逛逛。想着那個畫兒，也不過是假的那裡有這個真地方。誰知我今兒進這園裡一瞧，竟比那畫兒還強十倍。怎麼得有人也照着這個園子畫一張，我帶了家去，給他們見見，死了也得好處。賈母聽說，指着惜春，笑道：「你瞧我這個小孫女兒，他就會畫。等明兒叫他畫一張，如何？」劉老老聽了喜的忙跑過來，拉着惜春，說道：「我的姑娘，你這麼大年紀兒，又這麼個好模樣兒，還有這個能幹，別是個神仙托生的罷。」賈母少歇一回，自然領着劉老老都見識見識。先到了瀟湘館，一進門，只見兩邊翠竹夾路，土地下蒼苔佈滿，中間羊腸一條，石子攪

這村婆竟狠
有心機

隨手成趣

的路劉老老讓出路來與賈母眾人走自己却走土地琥珀拉
他道老老你上來走仔細青苔滑倒了劉老老道不相干的我
們走熟了的姑娘們只管走罷可惜你們的繡鞋別沾了泥他
只顧上頭和人說話不防底下果跣滑了咕咚一交跌倒眾人
都拍手呵呵的笑賈母笑罵道小蹄子們還不攙起來只站着
笑說話時劉老老已爬了起來自己也笑了說道纔說嘴就打
了嘴賈母問他可扭了腰了不曾叫了頭們搥一搥劉老老道
那裡說的我這麼姣嫩了那一天不跌兩下子都要搥起來還
了得呢紫鵲早打起湘簾賈母等進來坐下林黛玉親自用小
茶盤捧了一盞碗茶來奉與賈母王夫人道我們不吃茶姑娘

不用倒了林黛玉聽說便命丫頭把自己窗下常坐的一張椅
子挪到下手請王夫人坐了劉老老因見窗下案上設着筆硯
又見書架上磊着滿滿的書劉老老道這必定是那位哥兒的
書房了賈母笑指黛玉道這是我這外孫女兒的屋子劉老老
留神打量了林黛玉一番方笑道這那裡像個小姐的繡房竟
比那上等的書房還好賈母因問寶玉怎麼不見衆丫頭們答
說在池子裡船上呢賈母道誰又預備下船了李紈忙回說纔
開樓拿的我恐怕老太太高興就預備下了賈母聽了方欲說
話時有人回說姨太太來了賈母等剛站起來只見薛姨媽早
進來了一面歸坐笑道今兒老太太高興這早晚就來了賈母

笑道我纔說來遲了的要罰他不想姨太太就來遲了說笑一
回賈母因見窗上紗顏色舊了便和王夫人說道這個紗新糊
上好看過了後就不翠了這個院子裡頭又沒有個桃杏樹這
竹子已是綠的再拿這綠紗糊上反不配我記得借們先有四
五樣顏色糊窗的紗呢明兒給他把這窗上的換了鳳姐兒忙
道昨兒我開庫房看見大板箱裡還有好幾疋銀紅蟬翼紗也
有各樣折枝花樣的也有流雲蝙蝠花樣的也有百蝶穿花花
樣的顏色又鮮紗又輕軟我竟沒見這個樣的拿了兩疋出來
做兩床綿紗被想來一定是好的賈母聽了笑道呸人人都說
你沒有不經過不見過的連這個紗還不認得呢明兒還說嘴

薛姨媽等都笑說憑他怎麼經過見過如何敢比老太太呢老
太太何不教導了他連我們也聽聽鳳姐兒也笑說好祖宗教
給我罷賈母笑向薛姨媽衆人道那個紗比你們的年紀還大
呢怪不得他認做蟬翼紗原也有些像不知道的都認做蟬翼
紗正經名字叫軟煙羅鳳姐兒道這個名兒也好聽只是我這
麼大了紗羅也見過幾百樣從沒聽見過這個名色賈母笑道
你能活了多大見過幾樣東西就說嘴來了那個軟煙羅只有
四樣顏色一樣雨過天青一樣秋香色一樣松綠的一樣就是
銀紅的若是做了帳子糊了窗屢遠遠的看著就似烟霧一樣
所以叫做軟煙羅那銀紅的又叫做霞影紗如今上用的府紗

也沒有這樣軟厚輕密的了。薛姨媽笑道：別說鳳丫頭沒見連我也沒聽見過。鳳姐兒一面說話，早命人取了一疋來了。賈母說：可不是這個？先時原不過是糊窗屨，後來我們拿這個做被做帳子試試，也竟好。明日就找出幾疋來，拿銀紅的替他糊窗子。鳳姐答應著，眾人看了都稱讚不已。劉老老也覷著眼，看口裡不住的念佛說道：我們想做衣裳也不能，拿着糊窗子豈不可惜。賈母道：倒是做衣裳不好看。鳳姐忙把自己身上穿的一件大紅綿紗袄的襟子拉出來，向賈母薛姨媽道：看我的這袄兒。賈母薛姨媽都說：這也是上好的了。這就是如今上用內造的，竟比不上這個。鳳姐兒道：這個薄片子還說是內造上用呢。竟

連這個官用的也比不上了。賈母道：再找一找，只怕還有。若有時都拿出來，送這劉親家兩疋。有雨過天青的，我做一個帳子，掛下剩的，配上裡子做些夾背心子，給了頭們穿，白收著霉壞了。鳳姐兒忙答應了，仍命人送去。賈母便笑道：這屋裡窄，再往別處逛去罷。劉老老笑道：人人都說大家子住大房，昨兒見了老太太正房，配上大箱大櫃大棹子大床，果然威武。那櫃子比我們一間房子還大，還高。怪道後院子裡有個梯子，我想又不上房晒東西，預備這梯子做什麼？後來我想起來，定是爲開頂櫃取放東西，離了那梯子怎麼得上去呢？如今又見了這小屋，子更比大的越發齊整了。滿屋裡東西都只好看，都却不知叫什

麼。我越看越捨不得離了這裡。鳳姐道：還有好的呢！我都帶你去瞧瞧。說著，一逕離了瀟湘館，遠遠望見池中一羣人在那裡撐船。賈母道：他們既備下船，偕們就坐一回。說著，向紫菱洲蓼溆一帶走來。未至池前，只見幾個婆子手裡都捧著一色捏絲戞金五彩大盒子走來。鳳姐忙問王夫人：早飯在那裡擺？王夫人道：問老太太在那裡，就在那裡罷了。賈母聽說，便回頭說：你三妹妹那裡好，你就帶了人擺去。我們從這裡坐了船去。鳳姐兒聽說，便回身同了李紈、探春、鴛鴦、琥珀，帶著端飯的人等，趕著近路，到了秋爽齋。就在曉翠堂上，調開棹案，鴛鴦笑道：天天偕們說外頭老爺們吃酒吃飯，都有一個奏趣兒的，拿他取笑。

兒偕們今兒也得一個女清客了。李紈是個厚道人，聽了不解。鳳姐兒却知說的是劉老老，也笑說道：偕們今兒就拿他取個笑兒。二人便如此這般商議。李紈笑勸道：你們一點好事也不做，又不是個小孩兒，還這麼淘氣。仔細老太太說。鴛鴦笑道：狠不與大奶奶相干，有我呢。正說著，只見賈母等來了，各自隨便坐下。先有了鬢端過兩盤茶來，大家吃畢，鳳姐手裡拿著西洋布手巾，裹著一把烏木三鑲銀箸，按席擺下。賈母因說：把那一張小楠木棹子抬過來，讓劉親家挨著我這邊坐。眾人聽說，忙抬了過來。鳳姐一面遞眼色與鴛鴦，鴛鴦便忙拉劉老老出去，悄悄的囑咐了劉老老一席話。又說：這是我們家的規矩。若

三人的口角
各寫出

傳神

錯了我們就笑話呢。調停已畢，然後歸坐。薛姨媽是吃過飯來的，不吃，只坐在一邊吃茶。賈母帶着寶玉、湘雲、黛玉、寶釵一棹，王夫人帶着迎春、姐妹三人一棹，劉老老挨着賈母一桌。賈母素日吃飯，皆有小子鬢在旁邊，拿着漱盂、塵尾、巾帕之物。如今鴛鴦是不當這差的了。今日偏接過塵尾來，拂着鬢們。知他要撮弄劉老老，便躲開，讓他鴛鴦一面侍立，一面遞眼色。劉老老道：「姑娘放心，那劉老老入了坐，拿起箸來，沉甸甸的不伏手。原是鳳姐和鴛鴦商議定了，單拿了一雙老年四楞象牙鑲金的快子，與劉老老。劉老老見了，說道：『這叉巴子，比我那裡鐵掀還沉。』」那裡拿的動他。說的眾人都笑起來，只見一個媳婦端了

一個盒子，站在當地。一個丫鬢上來，揭去盒蓋，裡面盛着兩碗菜。李紈端了一碗，放在賈母棹上。鳳姐偏揀了一碗，鴛鴦放在劉老老棹上。賈母這邊說聲請，劉老老便站起身來，高聲說道：「老劉老，食量大如牛，吃個老母豬，不抬頭。自己却鼓著腮幫子，不語。眾人先還發怔，後來一聽，上上下下都哈哈大笑起來。湘雲掌不住，一口茶都噴了出來。林黛玉笑岔了氣，伏着棹子，只叫「噯啾」。寶玉滾到賈母懷裡。賈母笑的，摟着寶玉，叫「心肝」。王夫人笑的，用手指着鳳姐兒，却說不出話來。薛姨媽也掌不住，口裡的茶，噴了探春一裙子。探春手裡的茶碗，都合在迎春身上。惜春離了坐位，拉着他的奶母，叫揉一揉腸子。地下無一

情景如画

趣極

個不灣腰屈背。也有躲出去蹲着笑去的。也有忍着笑上來替他姐妹換衣裳的。獨有鳳姐鴛鴦二人掌着。還只管讓劉老老劉老老拿起箸來。只覺不聽使。又道這裡的雞兒也俊。下的這蛋也小巧。怪俊的。我且得一個兒。衆人方住了笑。聽見這話。又笑起來。賈母笑的眼淚出來。只忍不住。琥珀在後搥着。賈母笑道。這定是鳳丫頭促俠鬼兒鬧的。快別信他的話了。那劉老老正誇雞蛋小巧。鳳姐兒笑道。一兩銀子一個呢。你快嚐嚐罷。冷了就不好吃了。劉老老便伸快子要夾。那裡夾的起來。滿碗裡鬧了一陣。好不容易撮起一個來。纔伸着脖子要吃。偏又滑下來。滾在地下。忙放下快子。要親自去揀。早有地下的人揀了出去。

天然情趣

了。劉老老歎道。一兩銀子也沒聽見個響聲兒。就沒了。衆人已沒心吃飯。都看着他取笑。賈母又說。誰這會子又把那個快子拿了出來。又不請客擺大筵席。都是鳳丫頭支使的。還不換了呢。地下的人原不曾預備。這牙箸本是鳳姐同鴛鴦拿了來的。聽如此說。忙收了過去。也照樣換上一雙烏木鑲銀的。劉老老道。去了金的。又是銀的。到底不及俺們那個伏手。鳳姐兒道。菜裡若有毒。這銀子下去了。就試的出來。劉老老道。這個菜裡有毒。我們那些都成了砒霜了。那怕毒死了。也要吃盡了。賈母見他如此有趣。吃的又香甜。把自己的菜也都端過來。與他吃。又命一個老嫗來。將各樣的菜給板兒夾在碗上。一時吃畢。賈

母等都往探春臥室中去問話。這裡收拾殘棹，又放了一棹。劉老老看着李紈與鳳姐兒對坐著吃飯，歎道：「別的罷了，我只愛你們家這行事，怪道說禮出大家。」鳳姐兒忙笑道：「你可別多心，纔剛不過大家取樂兒，一言未了，鴛鴦也進來，笑道：『老老別惱，我給你老人家賠個不是。』」劉老老笑道：「姑娘說那裡話，借們哄著老太太開個心兒，可有什麼惱的？」你先囑咐我，我就明白了。不過大家取個笑兒，我要心裡惱，也就不說了。」鴛鴦便罵人爲什麼不倒茶給老老吃。劉老老忙道：「纔剛那個嫂子倒了茶來，我吃過了，姑娘也該用飯了。」鳳姐兒便拉鴛鴦坐下道：「你和我們吃罷。」省的回來又鬧。鴛鴦便坐下了。婆子們添上碗筋來，三

人吃畢，劉老老笑道：「我看你們這些人都只吃這一點兒就完了，虧你們也不餓。」怪道風兒都吹的倒。鴛鴦便問：「今兒剩的不少，都那裡去了？」婆子們道：「都還沒散呢，在這裡等着一齊散與他們吃。」鴛鴦道：「他們吃不了這些，挑兩碗給二奶奶屋裡平丫頭送去。」鳳姐道：「他早吃了飯了，不用給他。」鴛鴦道：「他吃不了，喂你的貓。」婆子聽了，忙揀了兩樣拿盒子送去。鴛鴦道：「素雲那裡去了？」李紈道：「他們都在這裡一處吃，又找他做什麼？」鴛鴦道：「這就罷了。」鳳姐道：「襲人不在這裡，你倒是叫人送兩樣給他去。」鴛鴦聽說，便命人也送兩樣去。鴛鴦又問婆子們：「回來吃酒的攢盒可裝上了？」婆子道：「想必還得一回子。」鴛鴦道：「催着些兒。」婆子

代賈母主
事的形景
亦爲寫出

看其鋪陳探春大是雅人

答應了鳳姐等來至探春房中只見他娘兒們正說笑探春素喜濶朗這三間屋子並不曾隔斷當地放着一張花梨大理石大案案上磊着各種名人法帖並數十方寶硯各色筆筒筆海內插的筆如樹林一般那一邊設着斗大的一個汝窑花囊插着滿滿的一囊水晶球的白菊西牆上當中掛着一大幅米襄陽烟雨圖左右掛着一副對聯乃是顏魯公墨跡其聯云

煙霞閒骨格

泉石野生涯

案上設着大鼎左邊紫檀架上放着一個大官窰的大盤盤內盛着數十個嬌黃玲瓏大佛手右邊洋漆架上懸着一個白玉比目磬傍邊掛着小槌那板兒畧熟了些便要摘那槌子要擊

村孩子如畫

了鬟們忙攔住他他又耍那佛手吃探春揀了一個與他說頑罷吃不得的東邊便設著卧榻拔步床上懸着葱綠雙繡花卉草蟲的紗帳板兒又跑來看說這是蠅蠅這是螞蚱劉老老忙打了他一巴掌道下作黃子沒干沒淨的亂鬧倒叫你進來瞧瞧就上臉了打的板兒哭起來衆人忙勸解方罷賈母因隔着紗窻往後院內看了一回因說後廊簷下的梧桐也好了只是細些正說話忽一陣風過隱隱聽得鼓樂之聲賈母問是誰家娶親呢這裡臨街倒近王夫人等笑回道街上的那裡聽的見這是僭們的那十來個女孩子們演習吹打呢賈母便笑道既他們演何不叫他們進來演習他們也逛一逛僭們可又樂了

鳳姐聽說忙命人出去叫來又一回吩咐擺下條棹鋪上紅毡子賈母道就鋪排在藕香榭的水亭子上借著水音更好聽回來偕們就在綴錦閣底下吃酒又寬濶又聽的近衆人都說那裡好賈母向薛姨媽笑道偕們走罷他們姊妹們都不大喜歡人來生怕腌臢了屋子偕們別沒眼色正經坐一日子船喝酒去說着大家起身便走探春笑道這是那裡的話求着老太太姨媽太太來坐坐還不能呢賈母笑道我的這三丫頭却好只有兩個玉兒可惡回來吃醉了偕們偏往他們屋裡鬧去說着衆人都笑了一齊出來走不多遠已到了荇葉渚那姑蘇選來的幾個駕娘早把兩隻棠木舫撐來衆人扶了賈母王夫人薛姨媽劉老老鴛鴦玉釧兒上了這一隻船落後李紈也跟上鳳姐也上去立在船頭上也要撐船賈母在艙內道這不是頑的雖不是河裡也有好深的你快給我進來鳳姐笑道怕什麼老祖宗只管放心說著便一篙點開到了池當中船小人多鳳姐只覺亂舂忙把篙子遞與駕娘方蹲下去然後迎春姊妹等並寶玉上了那隻隨後跟來其餘老嫗嫗衆丫鬟俱沿河隨行寶玉道這些破荷葉可恨怎麼還不叫人來拔去寶釵笑道今年這幾日何曾饒了這園子閑了一閑天天逛那裡還有叫人來收拾的工夫林黛玉道我最不喜歡李義山的詩只喜他這一句留得殘荷聽雨聲偏你們又不留着殘荷了寶玉道果然

輕俏的形景
隨處俱現

深秋的情景
亦為寫出

又一樣朴素
的景况其人
可知

好句已後僭們別叫拔去了說著已到了花淑的蘿港之下覺得陰森透骨兩灘上衰草殘菱更助秋興賈母因見岸上的清厦曠朗便問這是薛姑娘的屋子不是衆人道是賈母忙命攏岸順着雲步石梯上去一同進了蘅蕪苑只覺異香撲鼻那些奇草仙藤愈冷愈蒼翠都結了實似珊瑚豆子一般纍垂可愛及進了房屋雪洞一般一色的玩器全無案上止有一個土定瓶中供着數枝菊花並兩部書茶奩茶杯而已床上只吊着青紗帳幔衾褥也十分朴素賈母歎道這孩子太老實了你沒有陳設何妨和你姨娘要些我也不理論也沒想到你們的東西自然在家裡沒帶了來說着命鴛鴦去取些古董來又嗔着鳳

姐兒不送些玩器來與你妹妹這樣小器王夫人鳳姐等都笑回說他自己不要的我們原送了來都退回去了薛姨媽也笑說道他在家裡也不大弄這些東西的賈母搖頭道使不得雖然他省事倘來一個親戚看着不像二則年輕的姑娘們房裡這樣素淨也忌諱我們這老婆子越發該住馬圈去了你們聽那些書上戲上說的小姐們的綉房精緻的還了得呢他們姊妹們雖不敢比那些小姐們也不要狠離了格兒有現成的東西爲什麼不擺若狠愛素淨少幾樣倒使得我最會收拾屋子的如今老了沒這閑心了他們姐妹們也還學着收拾的好只怕俗氣有好東西也擺壞了我看他們還不俗如今讓我替你

真不錯

撇脫淨好若
必定立時取
未則文情便
板滯不活矣

收拾包管又大方又素淨我的躰已兩件收到如今沒給寶玉
看見過若經了他的眼也沒了說着叫過鴛鴦來分付道你把
那石頭盆景兒和那架紗照屏還有個墨烟凍石鼎這三樣擺
在這案上就殼了再把那水墨字畫白綾帳子拿來把這帳子
也換了鴛鴦答應着笑道這些東西都擱在東樓上的不知那
個箱子裡還得漫漫找去明兒再拿去也罷了賈母道明日後
日都使得只別忘了說着坐了一回方出來一逕來至綴錦閣
下文官等上來請過安因問演習何曲賈母道只揀你們熟的
演習幾套罷文官等下來往藕香榭去不提這裡鳳姐兒已帶
着人擺設齊整上面左右兩張榻榻上都鋪着錦裯蓉簾每一

榻前兩張雕漆几也有海棠式的也有梅花式的也有荷葉式
的也有葵花式的也有方的有圓的其式不一一個上面放着
爐瓶一分攢盒一個上面二榻四几是賈母薛姨媽下面一椅
兩几是王夫人的餘者都是一椅一几東邊劉老老劉老老之
下便是王夫人西邊便是史湘雲第二便是寶釵第三便是黛
玉第四迎春探春惜春挨次下去寶玉在末李紈鳳姐二人之
几設於三層檻內二層紗櫺之外攢盒式樣亦隨几之式樣每
人一把烏銀洋盃自斟壺一個十錦瑤瑯杯大家坐定賈母先
笑道偕們先吃兩杯今日也行一個令纔有意思薛姨媽笑說
道老太太自然有好酒令我們如何會呢安心要我們醉了我

們都多吃兩杯就有了。賈母笑道：「姨太太今兒也過謙起來，想是厭我老了。」薛姨媽笑道：「不是謙，只怕行不上來，倒是笑話了。」王夫人忙笑道：「便說不上來，只多吃了一杯酒，醉了睡覺去，還有誰笑話？」偕們不成。薛姨媽點頭笑道：「依令，老太太到底吃一杯，令酒纔是。」賈母笑道：「這個自然。」說着便吃了一杯。鳳姐兒忙走至當地，笑道：「既行令，還叫鴛鴦姐姐來行更好。」衆人都知賈母所行之令，必得鴛鴦提着故聽了這話，都說：「狠是鳳姐兒便拉了鴛鴦過來。」王夫人笑道：「既在令內，沒有站着的理。」回頭命小丫頭子端一張椅子放在你二位奶奶的席上。鴛鴦也半推半就謝了坐，便坐下也吃了一鍾酒，笑道：「酒令大如軍令，不論尊卑。」

情景如画

惟我是主，違了我的話，是要受罰的。」王夫人等都笑道：「一定如此，快些說。」鴛鴦未開口，劉老老便下席擺手道：「別這樣捉弄人，我家去了。」衆人都笑道：「這却使不得。」鴛鴦喝令小丫頭子們拉上席去。小丫頭子們也笑着，果然拉入席中。劉老老只叫饒了我罷。鴛鴦道：「再多言的罰一壺。」劉老老住了。鴛鴦道：「如今我說骨牌副兒，從老太太起，順領下去，至劉老老止。比如我說一副兒，將這三張牌折開，先說頭一張，次說第二張，說完了，合成這一副兒的名字，無論詩詞歌賦、成語俗話，比上一句都要合韻，錯了的罰一杯。」衆人笑道：「這個令好。」就說出來。鴛鴦道：「有了一副了。」左邊是張天，賈母道：「頭上有青天。」衆人道：「好。」鴛鴦道：

當中是個五合六賈母道六橋梅花香徹骨鴛鴦道剩了一張
六合么賈母道一輪紅日出雲霄鴛鴦道奏成便是個蓬頭鬼
賈母道這鬼抱住鍾馗腿說完大家笑着喝彩賈母飲了一杯
鴛鴦又道又有一副了左邊是個大長五薛姨媽道梅花朵朵
風前舞鴛鴦道右邊是個大五長薛姨媽道十月梅花嶺上香
鴛鴦道當中二五是雜七薛姨媽道織女牛郎會七夕鴛鴦道
奏成二郎遊五岳薛姨媽道世人不及神仙樂說完大家稱賞
飲了酒鴛鴦又道有了一副了左邊長么兩點明湘雲道雙懸
日好月照乾坤鴛鴦道右邊長么兩點明湘雲道閉花落地聽無
聲鴛鴦道中間還得么四來湘雲道日邊紅杏倚雲栽鴛鴦道

恰是黛玉的口氣

奏成一個櫻桃九熟湘雲道御園却被鳥啣出說完飲了一杯
鴛鴦道有了一副了左邊是長三寶釵道雙雙燕子語梁間鴛
鴦道右邊是三長寶釵道水荇牽風翠帶長鴛鴦道當中三六
九點在寶釵道三山半落青天外鴛鴦道奏成鐵鎖練孤舟寶
釵道處處風波處處愁說完飲畢鴛鴦又道左邊一個天黛玉
道良辰美景奈何天寶釵聽了回頭看着他黛玉只顧怕罰也
不理論鴛鴦道中間錦屏顏色俏黛玉道紗窗也沒有紅娘報
鴛鴦道剩了二六八點齊黛玉道雙瞻玉座引朝儀鴛鴦道奏
成藍子好採花黛玉道仙杖香挑芍藥花說完飲了一口鴛鴦
道左邊四五成花九迎春道桃花帶雨濃衆人笑道該罰錯了

更換得妙

又一變換文情
生動之極

趣語解頤

韻而且又不像迎春笑着飲了一口原是鳳姐和鴛鴦都要聽
劉老老的笑話故意都命說錯都罰了至王夫人鴛鴦代說了一
個下便該劉老老劉老道我們庄家閑了也常會幾個人
弄這個但不如這麼說的好聽少不得我也試一試衆人都笑
道容易說的你只官說不相干鴛鴦笑道左邊大四是個人劉
老老聽了想了半日說道是個庄家人罷衆人開堂笑了賈母
笑道說的好就是這樣說劉老老也笑道我們庄家人不過是
現成的本色衆位姑姐姐別笑鴛鴦道中間三四綠配紅劉
老老道大火燒了毛毛蟲衆人笑道這是有的一還說你的本色
鴛鴦笑道右邊么四真好看劉老老道一個蘿蔔一頭蒜衆人

又笑了鴛鴦笑道奏成便是一枝花劉老老兩隻手比着就說
道花兒落了結個大倭瓜衆人大笑起來只聽外面亂嚷嚷的
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極寫園中聚樂之盛熱鬧非常總是影射
後文冷清的景况及妙在只間夾雜一劉老
揶揄打諢趣語風生便成一篇至撰錦簇文
字

劉老老為金釧之眼目賈府起初印來一劉老
老當此盛時反來一劉老老及至敗落仍來一
劉老老如此村婦不因時之盛衰而改節且能扶

困濟危為將來保全巧姐之人作者蓋深愧當
時鬚眉男子也菊圃

紅樓夢第四十回終

